

年

卷

5

第

期

10

第

婦女共鳴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三十日收到

第五卷

第十期

談社英
編著

中國婦女運動通史

出版

本社談社英女士從事婦女運動二十餘年對於婦運素有經驗近將其蒐集之數十年婦運史料編次成書都十餘萬言彙集婦運之成績而供社會人士之參攷自婦女運動萌芽以迄本年止所有各種婦女運動婦女事業莫不盡量羅列誠爲自有婦女問題以來最有實質之出版物研究婦女問題社會問題者均不可不讀之惟一參攷品尤爲中學以上女生課外不可少之讀物也實價每册一元各大書坊及中央日報館均有寄售

總發行所首都成賢街婦女共鳴社啓

評話

以牙還牙吧，中國！

石音

因為成都、北海、漢口、上海四「不幸事件」連續的發生，中日邦交，突然由調整聲中轉換到幾頻破裂的危境。這在某些正圓着「共存共榮」美夢和準備做太平順民的人看來雖然是一種非常的打擊和恐怖，但在我們，却視之為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象。

羔羊和豺狼談友誼，是笑話。同樣地，一個被侵略的國家要同侵略者調整所謂邦交，想從槍、俎之間，收回被敵人以飛機大砲搶去的土地，也是癡人說夢。敵人的最後目標，在併吞整個中國，中國一日不亡，敵人的要求和條件，便一日不會罷休。去冬的三原則和近來的四條件，都是實現其第三階段的大陸政策之步驟，所異者，不過是具體化的程度而已。所以我們堅決相信：中華民族，欲求一線生機，唯有與敵人相見於沙場。

過去有人把中日不能一戰的原因諉之於無準備，也有人把這個責任推在國內不統一的頭上。現在雖「九一八」已經五年了，全國各地，更充滿着謳歌統一欣悅，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可以猶疑而徘徊不前呢？

最近英國孟却斯特導報評川越和蔣院長會談的結果，說中國不再「吃耳光，陪笑臉」了。此而可信，當然是一種可喜的現象。然而真正民意之所在，却為進一步的以牙還牙，更積極地用我們的拳頭，從強盜手中奪回中華民國的一切。

第五卷 第十期

每月 以牙還牙吧，中國……石音

評 心勞日拙的婦女天職論……所非

話 京滬報界的宣言……秋草

德國婦女參政史中的一些教訓……新骨

西班牙內戰之展望……碧雲

從西洋家制的崩潰說到中國家制的將來……若海

我的文藝創作觀……徽英

婚姻諸問題……胡青譯

史 英國婦運史略（續）……聞劍譯

料 婦女消息 接受乎？（漫畫）……宛青

實 在衙門裏……相

活 一個被羨慕的人之自白……蘭英

光是勸用國貨就行了嗎？（雜感）……集熙

梁漱溟論女人（雜感）……金豈

文 老媽媽（報告文學）……落葉

風雲緊時……長庚

胡後（中篇小說）……張宛青

藝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心勞日拙的婦女天職論

所非

人類間、決無所謂、命定的、天職；從原始的亞當力田、夏娃生養的神話起，一切都是後人的捏造。由來已久、所謂婦女天職論，不過是男權社會鎮壓婦女的一種心理上的符咒，目的在使婦女甘於家奴生活而永不與男子爭一日之長，以維持男性統治於千年萬代。這種自私的謬說，早為萬人平等的覺醒所粉碎。所以時至今日而猶高唱婦女天職論，除了徒自暴露其愚昧和無知，斷不能發生任何其他的影響與印象。

不過話雖如此，世上仍有不少頑固的野心家，企圖犧牲婦女如其犧牲其他被壓迫階級一般，以完成其重建帝國和個己英雄事業的迷夢。德、意、日本以及其他東施效顰的國家的實

際統治者，都在向着這一方邁進。他們的方法是於實際上驅婦女回家庭外，更大言不慚地發為種種謊認的言論，以掩飾其滔天的罪惡。九月十二日德元首希特勒在國社黨第八屆常年大會上對女黨員的演說，便是千百中之一例。

據該日哈瓦斯社紐倫堡的電訊，希特勒對國社黨二萬女黨員演說中有「每一女子，凡能產生健全活潑的女子七人者，其對於吾民族所作之貢獻，較諸最著名之女律師，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等語。又據同日路透社電中，希氏也有「生養兒童之婦女以保衛國家之生存者，其功勞勝於大學中任何有學之婦女多多」的話。最後他而且結論着說，「德國女子，非奴隸之

輩，其他婦女視為羈絆，德國婦女，則視為福利云。」

歐洲二法西斯怪魔之一希特勒對於婦女的壓迫和侮辱，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同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無論做一件什麼事情，他總有他十足的理由。例如削奪婦女職業，是為了救濟失業男子，驅婦女回家庭，又是為了國家的繁榮。但事實證明掃除職業婦女，並不能減輕因資本主義衰落時期的普遍經濟恐慌而引起的失業危機，驅婦女重返管家育兒之途的結果，也不會增進國家的繁榮。正證在意大利和德國自己，反證在社會主義的蘇聯。

現在希氏又提出生養兒童為婦女對民族可能有的無上貢獻的口號了。這在主觀方面證明偏狹的法西斯蒂之至死不屈的欺人自欺，客觀方面，也正反映出德國婦女的未必死心塌地。

生、養、兒、童、的、婦、女、對、於、民、族、的、貢、獻、而、真、大、於、大、學、中、任、何、有、學、問、的、婦、女、多、多、，
試、問、十、九、世、紀、婦、女、解、放、以、後、的、世、界、，
何、以、比、較、已、往、氏、族、社、會、婦、女、專、事、子、
理、家、的、世、界、為、進、步、呢、？德、國、婦、女、而、真、
如、希、氏、的、『金、言』、視、生、養、兒、童、為、福、
利、、則、身、為、一、國、元、首、如、希、氏、者、，又、何、
必、費、其、唇、舌、於、婦、女、的、告、誡、呢、？

奴隸婦女的時代成爲過去，平等理想的社會業已到來，希特勒及其同夥們縱然舌敝唇焦，吾亦將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徵求

本刊徵求關於各界婦女生活的自述或描寫，凡是實感的記錄，一概歡迎；篇幅最好在三千字以下，如附有意義的照：：：更所歡迎。

編輯部啓

京滬報界的宣言

秋 草

當中日關係正在極度緊張階段的十月三日，京滬二十一家報紙，忽發表其對於時局的共同意見與信念。這種破中國輿論界未有之前例的舉動，當然值得各方面重大的注意。

該宣言內容共分爲兩部，一爲對於全國國民而發，一爲告日本朝野。現在我們願站在輿論界和中國國民一份子的立場，把它對於本國同胞的『敬告』，約爲分析如後。

一、鎮靜。宣言中所謂『局勢無論如何特殊，吾人須一秉常道，處之以定，不搖於一時之感情，不慄於當前之事態』，意思是叫國民鎮靜。
二、一致。宣言中的『整齊步驟，集中意志，以聽命于整個之國策。』以及『沈毅堅定，團結一致。』等

話，當指此點無疑。

三、勿盲目仇外。宣言告訴我們說：『尊重秩序，嚴守紀律，竭國民全力，協助政府，遏止盲目仇外，惹起事變之陰謀，使事態趨於簡單，免增國家困難。』

四、不輕言決裂。宣言上說：『凡中國國民，不論所抱之政見與理想如何，在此時機，均應鄭重周匝，爲民族悠久運命，作一澈底之考量。不當輕言決裂，以逞快一時。』

第一點在大體上說，是沒有問題的。因爲愈是英勇的鬥士，愈是臨陣不慌、沉着應戰。不過中日關係演變到今日的地步，中國國民如有不慮以定的態度，已決不是搖於一時情感的問題。六十年來的舊仇和五年來的新

恨，早已超過有血氣之倫的耐性了。

第二點也無可非議。在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決不能再自亂步驟，以分散抗敵的力量。不過這裏却有一個緊要的前提，即為全體國民所聽命的那一『整個的國策』，必須真，以確保主權和領土完整為其最低限度的中心。

第三點在本意上也很好；不過對中國國民却是不必要的。中國國民五年來雖遭人殺戮何止千萬；但未死者

本刊前期刊要

每月	『九一八』五週年	石音	英國婦女史略續	聞劍譚
評話	舊妻與新夫	所非	婦女消息	
從選舉現狀說到婦女應有的努力	恨恨	古然	實生活	
法西主義與婦女	白雲	恨恨	做頑童的老師	何生
美國婦女在新聞界	胡青譯	恨恨	希真(短篇小說)	雨竹
服用雲紗拷網是下流化的麼?	陳婉慈	恨恨	文廟公園之夜(詩)	長庚
墮胎問題之研究	譚吉華	恨恨	劫後(中篇小說)	張宛青
一九三六年女子教育(漫畫)	宛青	恨恨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野春

的、一、致、要、求、，、祇、是、『、還、我、河、山、』、的、四、個、大、字、。、至、於、最、近、發、生、的、淪、粵、漢、四、不、幸、事、件、，、據、已、調、查、出、線、索、的、前、兩、案、中、日、人、之、死、都、死、於、其、個、人、的、不、慎、與、跋、扈、，、初、與、民、族、仇、恨、無、甚、關、連、。、

是：不亡國，祇有打。人家已替我們立定了非亡國便決裂的狹路，然則所謂『期待挽回』也者，不也正等於期待亡國麼？

日本的最後目標在併吞全中國。中國的唯一出路，乃是奮起抗戰。因此，在民族存亡已僅餘最後一線選擇時機的今日，祇有激發民氣，共赴國難，為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而犧牲，才是輿論界應有的態度！

文藝

英國婦女史略續	聞劍譚
婦女消息	
實生活	
做頑童的老師	何生
希真(短篇小說)	雨竹
文廟公園之夜(詩)	長庚
劫後(中篇小說)	張宛青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野春



德國婦女參政中的一些教訓

新骨

意國婦女在養豬，德國婦女在做飯。最近褐衫黨首領希特勒又下了一道叫女孩去務農、每一個女人人生七個子女的詔諭。眼看北歐三萬萬勇敢有為的婦女，快將沉淪于中世的人間地獄，窒息全歐以至整個世界婦女反抗的銳氣。這是多麼可怖而又可痛的事啊！

雖然，德國婦女是曾經有其可寶貴的時代的，尤其是在政治上，當共和的初期，那女權的膨脹，可謂開歐陸的新紀元。然則何以不上十年，婦女在政治上已被一掃而空呢？這其中必然有其重大的原因。

自從法西斯黑流由汎濫意大利而

傾入德意志以來，德國婦女的地位即與褐衫黨聲勢成反比地降落。所以論者謂女權低落應歸咎于國社黨的壓迫婦女，是公平而切實際的。不過今日的德國婦女，大都是解放圈中的過來人，爲什麼竟有三十萬青年婦女，加入那旗幟鮮明的壓迫政權國社黨？爲什麼讓那可能成爲婦運生力軍的大隊，迷途于敵人的營壘？這一切，都是值得研究。現在我們就揀一段黃金時代的婦女參政史，作爲研究的根據吧。

一九一四年，德國各黨的水準還是一樣，不過婦女問題在各種事情的性質上已漸趨敏感，婦女在政治上的解放也大得多了。其餘婦女在可能範圍內就去參加舊有的黨團，或者自己單獨組織，有時候伊們同時並行。進步黨中的自由主義婦女，一九一〇年秋天開了一次婦女黨大會，決定伊們還是在正式的黨組織內擔任工作。一九一二年十月的全國自由主義婦女的政治會議，反映着右翼內所流行的同類情形，那就是利用婦女而卻不在國選中爲伊們的要求辯護。事實上，利用婦女而卻不超過必要的範圍，乃是其時各黨派的普遍的態度。即使保守黨和中央黨那些反女權的政黨，也遂行這一政策。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保守婦女同盟成立，專爲輔助那完全不

顧女權問題的黨而設；還有中央派婦女，也組織了許多輔助的團體，替中央派候選人虔誠活動，雖然該黨領袖繼續有效地拒絕婦女出席他們的黨會議。

在大戰時期中，這些戰術是各式各樣的，不過原則却從來沒有變更過。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在國會上討論女權主義者的請願時，社會黨員為婦女請求選舉權，自由黨員表示同情，但却兒戲出之；至于保守黨人，却乾脆地予以拒絕；中央黨人則說尚非其時。然而當沒有幾月之後，革命的第一天宣佈普選的時候，這些黨派却都異口同聲地祝賀，不抖顫，不差愧，並且在他們黨內留地位給婦女，把女候選人放在下屆的選舉中。頑固家們接受這一事勢的馴順，顯示着這樣的一個結論：即他們老早就看到這一着的不可避免，因而便在一般的原

則上來反對，不用什麼罪證來反對。

革命是急進的改造者，它產生許多新國策的紋痕。向來被視為不能運用地方選舉票的德國婦女，當時却毫不畏意地和男子會同制憲，在復興的掙扎中，同樣地掌管地方。一九一九年一月選舉，被提出到威瑪(Weimar)國會時女候選人有三百一十名之多。其中三十七位是當選了，而且派定了位置，不久又加了四位，作為代理者，前後總計共有四十一人。此時，婦女黨的問題又一度興起，但還是沒有充分的流行，所以這裏婦女們似乎仍然在一般的政黨窠臼之中。女代表的分配如次：

獨立社會黨	三名
多數社會黨	二十二名
民主黨(自由黨繼承者)	六名
中央黨	六名

人民黨(部分由國民自由黨組織) 一名
 國民黨(前為保守黨) 三名

這些人裏面中有許多是德國婦女運動著名的健將。最出名的是喀特秀麥黑(Käthe Schir Macher)，伊在這裏雖然是屬於國民黨一派，却曾為婦女在國內外的權利剷除不少的荆棘，伊是一八九三年出席芝加哥世界婦女大會時代表之一，曾攜了樹立德國婦女聯盟的計劃回來。在民主黨營盤裏面，也有不少有才學的議員：瑪利龐(Marie Baum)，漢堡(Hann Burk)社會服務學校主任；薛特羅鮑茂(Gertrud Baumer)，(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九)演說家和著作家，德國婦女聯盟會會長；瑪利路台斯(Marie-Elizabeth Lunders)，教員，大戰時婦女工作指導員。這四位都是哲學博士。可注意的是大量教員的名額，幾乎及總數三分之一。四十人

中有八至十個是作家；在文學方面的不頂多，但宣傳家却不少。在另一方面，立法者却僅佔低級的位置。其中有六個人，伊們有一時期會經營過家庭傭婦，另外還有不少人是女裁縫出身的。

在第一次普選中，就有許多婦女當選。除了國會裏的四十一位之外，邦議會裏有一一七人，而在市立法機關裏，差不多有一四〇〇人。在這些當代表的地位之外，地方政府和邦政府裏，也佔着不少的位置。當時聯邦政府的各部裏，有十六位婦女在服務。

那時婦女參政在德國已成爲一種事實，而不復是理論，乃是鐵一般的事實。無論在積極方面，或是在消極方面看，都爲過去世界所未曾有或有的。這是德國婦女的全盛時期，伊們大可乘此良機，爲本身策劃進一步的發展。

。但事實與理論相反，在前程無涯

的中途，德國婦女却停滯、徘徊、終而至于投到敵人的懷抱中去了。那時候是德國很難的時期，不差；國會中的婦女，已不能不把伊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國運上去。但是男女平權，既

未普遍實現，站在舉足重輕的高級政治地位的婦女，似乎不該完全放棄其本身的特殊責任。當時德國一般對於婦女參政的事實有兩種議論：其一是所謂「較優柔的一性」，在政治鬥爭的泥濘中會失去其女性；其二是包括婦女參政的普選會落到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掌握。不過經過四年大戰，第一點已完全獲得反證，德國的婦女，與其說是男化了，毋寧說仍保有德國婦女的一貫的特性——馴順，伊們並沒有爲本身建立任何偉大的改革，人云亦云，幾乎始終跟男子跑着同一的路。

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〇七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設備完全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跨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選辦環球貨物▼

地址 南京路 西藏路 勞合路

線。至於因普遍給予婦女以參政權把德國統治權落到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手裏，這一點，事實上尤其表示可怪的結論，因為婦女顯然已投到反動者的營中去了。

德國婦女獲得參政權之後，不上二年，事實很顯明地揭示着：伊們已

黨別	男子百分比	婦女百分比
共產黨	六十三	三十七
獨立社會黨	五十九	四十一
多數社會黨	五十七	四十三
民主黨	五十三	四十七
中央黨	四十一	五十九
人民黨	四十九	五十一
國民黨	四十四	五十六

除出一個例外——中央黨的膨脹——之外，我們從急進的政黨看到保守的政黨，其中在女方顯示着一個漸進的百分比。

不像預料中的投票。在某些地方，投票箱男女選民分設，在惠斯華里阿（Westphalia）、哥羅真（Cologne）以及薩克生奈（Saxony）的有幾處地方，婦女向右轉的方向是很顯著劃一的。例如一九二六年春德意志聯邦統計局所發表的百分比為：

這類出乎意料的事實，曾經引起過哲理的研究，德著名犯罪學家兼心理學家漢斯亨蒂（Hans Von Hentig）曾發表一篇論文，題為：革命婦女

的分析。在那文裏，他說明飢餓和剝奪如何最先最苛加於婦女，而使伊們成爲首先的不平者，以及在相當時機成爲革命者的理由。他以為婦女之所以革命，乃由於自身的不安定和被剝奪（指男子在前線遠征，性慾的被剝奪）大戰終了，情勢便大緩和。他說：『所以可以說明，即使在一九一九年國會選舉中正極富於革命性和接受革命所付與伊們選權的婦女，也完全轉過臉來，阻止急進主義者的取得多數。婦女並沒有反叛政制和社會制，伊們不過反叛過令男子和伊們隔絕的強力。……婦女一旦又可以做婦女時，伊們就不再革命了。』這一番論證雖不免諷刺德國婦女，但刻薄中自有其真理。原來日耳曼民族素具有堅忍保守的特性，而習慣于受庇蔭生活的婦女，更難免不爲苟安的下意識所支配。所以德國婦女之背叛本身利益

、歸附壓迫婦女的勢力，其主觀方面，缺乏堅定的立場和遠大的眼光，實爲無可諱言的一個原因。

次之，便是宗教的作祟。這一點也是絕少具有臆說成分的。我們但看婦女投中央黨票的百分比，即可窺見一斑。這並不是一件驚人的事情，因爲德國相傳有這樣的一句老話：「女權如果是實現了，傳教師們一定會收穫婦女的票選。」天主教派組織之嚴密以及所有獲達其既定目標手段之巧妙，在新政治局面之下，並無不利之處。當時的保守派，盡是堅定的路德主義者。一九一九年叫婦女出來參政、共濟時艱，徒使保守派的婦女，獲得抬頭的機會。所謂上層婦女永不會參與政治的神話，隔夜之間，便消蹤滅跡了。這一班人歷來受宗教的宣染訓戒，宗教化的宣講和論文，時時警惕伊們，叫伊們保持基督教，隔離

它的敵人——布爾雪維斯姆。伊們一朝權在手，這種種平時的訓練，乃自然而然會發生其作用。最可痛的，便是這種說教不僅對上層婦女而發。所以當社會主義者在第一次總選後，發見他們的黨雖爲普選奮鬥了一代，但在普選實現的時候，他們的政權，却反而落了空。這是他們吃了宗教的虧，他們的黨對於宗教的態度，所受到損失，殊爲重大。據估計，一九二〇年，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失去了三萬個婦女。Die Gleichheit 有一位作者，討論這些損失（見一九二二年一二兩月該刊），曾提出了下列的一個問題，即它是否因爲社會主義者對宗教勢力攻擊得太猛烈戰術上的錯誤所致；而其答案是他們想排斥宗教，婦女就爲了這個理由而拒絕投他們的票。另外還有一種因素，是種族的，那就是左翼各黨的袒猶主義。德國的

猶太人不是在民主黨，就是在社會黨或共產黨。他們的興趣是國際的；他們的宗教不是拋在一邊，便是被隱藏而不令和他們其他的利害相衝突。德國人對於猶太人的一般印象，便是他們既無國家，又無上帝。因爲他們常在德國爲過激思想的傳播和過激領袖的製造，正像他們在別國所做的一般，以及在許多情形他們常和革命合爲一體，於是便加強了這樣的一種感覺：凡過激的黨派，即使不是猶太人領導，至少是同情猶太人的。婦女爲了這一原因，遂疎離左翼，而路德右派和天主教中央黨，却因此而從中取利。

德國初建共和的一兩年，參加投票的人很踴躍。但過後便逐漸減退；而女性投票者的數額，雖仍多於男子，然有資格利用選票的婦女却反而少於男子。機關裏婦女的數目也減少了

。下列國會代表的數字，足以表徵其一斑：

選舉年月	當選婦女	國會代表百分比
一九一九年一月	四十一	九·六
一九二〇年六月	三十七	八
一九二一年五月	二十七	五·七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三	六·六

在市議會的趨向更爲明顯，其數字已由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四與五之間。

到一九二八年，立法機關的婦女代表，幾至完全絕跡。這個問題——即成爲一九二七年德國婦女聯合會大會討論中心的問題——雖卒使婦女領袖深加注意而引起重大的躊躇，婦女黨的精靈也曾再度活躍；但是傳統的中庸主義又告流行，婦女們終于一蹶不振了。

從上述這一段簡短的歷史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下列的要點。

(一) 婦女政治地位之消長雖與進

步黨的聲勢成正比；但婦女却不擁護進步黨；

(二) 婦女在政治上的權力由進步派的手中逐漸落到保守派的手中；

(三) 婦女因保守黨及保守派婦女抬頭而在政治上日趨衰落。

婦女在政治上之所以獲得解放，完全得力於進步黨的提攜，衡諸情理，進步黨勢必爲婦女所擁護，孰料事實所昭示反儘是婦女爲保守黨而奔走效命。這一反常的事實，一方面證明了德國婦女對政黨理解之不足，本身立場之不堅，另一方面也可相見上層

婦女的根本不顧整個婦女界的利害，以及階級利害之超於性的利害的謬誤。一九一九年婦運者及勞動婦女雖在政治上攫取了空前的勝利，但終於不敵保守婦女的活動進攻。一般婦女，不能擺脫反社會主義、反猶主義、以及宗教至聖的傳統，尤爲女權衰落重大的要素。

總而言之，德國婦女參政的失敗，可以一語了之；保守婦女出賣自身，進步婦女缺乏組織，一般婦女囿於傳統思想。

中國普選不久開始，婦女參政的實際，該有極大開展的希望。然而前途之是否可抱樂觀，却必須放眼注視這幾點：保守婦女的活動，進步婦女的組織，和一般婦女的思想。

德國婦女是失敗了，而且是可悲地迄未覺悟。中國婦女的危機正在醞釀之中，不願被逐回家庭去的婦女們，應該及慮考慮德國婦女參政史中的一些教訓！

西班牙內戰之展望

碧雲

愈演愈烈的西班牙內戰，自七月十七爆發之日起，至現在已經有三個多月了。在這樣悠久的時日內，猛烈的砲火沒有一天停止過，西班牙的許多城市、村落，都在內戰砲火之下變成了焦土、瓦礫堆，無數人民殷紅的鮮血，灑滿了戰場中的青山和灰黃色的土地，內戰的劇烈和慘酷，實令人驚心動魄！

但西班牙內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它是否有國際背景？內戰的現實情形和未來的趨勢將如何？這是我們所要在這裏作簡單的闡述和估計的。

我們知道西班牙是歐洲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因教會封建制度的束縛，致使西國直到現在仍未能成爲近代化的國家。雖然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

四年，曾經過兩次不流血的（國王阿爾方朔被趕走）和流血的（加泰隆尼亞省和阿維都等省的工農武裝暴動）的革命，但結果終因爲革命勢力內部未能團結一致而在國內的反動勢力鐵血壓迫之下慘敗了。革命的暫時失敗固然一方面可使西班牙的反動勢力澎湃和日趨於法西斯化；但另一方面，因數次失敗的教訓，必然促進革命方面左派各黨的覺醒和新的團結，所以當今年二月四日西班牙國內進行總選舉的時候，左派政黨因運用人民統一陣線的策略，終於在選舉中獲得了空前的勝利。但在法西斯化的封建地主軍閥等統治之下，人民想和平的運用不流血的手段獲得民主自由與幸福，那總不免有些近於幻想，西班牙反動勢

力在總選舉失敗之後，立即發動武裝叛亂，企圖奪取政權，就是一個鐵的明證。

所以西班牙人民雖用和平的方法奪取了政權，但慘酷的流血戰爭，終因國內反動的法西斯挑戰而爆發了。這一戰爭不僅是西班牙民主革命勢力和反動的法西斯勢力決死的鬥爭，而且含有國際方面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複雜的戰鬥意義。因爲西班牙法西斯這次公然舉起逆亂的旗幟，向國內的人民陣線政府進攻，實際上是有國際法西斯——德意等作祕密支持和援助的。

然而西班牙法西斯在其國內的實力究竟如何？人民陣線方面的實力如何？這是必須要有相當的了解和認識，然後才能依此來展望其內戰的前途和未來趨勢的。

無疑的，西班牙法西斯在國內實

力方面是不如人民陣線政府實力的龐大，據調查在這次內戰爆發後，西班牙全國二千四百萬人民中，只有三四百萬人附和叛軍，而在這三四百萬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屬於教會份子（如

牧師修道士等）。法西斯陣營裏沒有廣大的人民勞動羣衆做基礎，法西斯陣線祇是依靠西班牙國內的軍閥、天主教徒、大地主、金融資本家以及二十餘萬半封建的正規軍爲基礎，那是極顯然的。至於人民陣線方面那就不同了，人民陣線是有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和小市民做支柱的。當叛亂一發生之後，西班牙全國工農都立刻自動武裝起來，異常踴躍地紛紛投效政府，尤其是奧斯都立茲的礦工，加泰隆尼亞的機器工人以及南部大地主田莊上的僱農們，更表現出他們反法西斯蒂的英勇前衛姿態，西班牙叛亂的法西斯蒂，雖獲有全國百分之八十的

久經訓練的正規軍隊和國外意德種種祕密的應援，但直到現在，仍未能攻擊被臨時組織的民團義勇隊所防守的瑪德里首都，就足以表現出民衆力量的偉大。

爲什麼西班牙全國人民不論年老或青年人，男子或婦女，都毫不畏死像潮水般地絕無猶豫地投入人民陣線政府的陣營呢？無疑的一方面是因爲人民政府真正是西班牙人民所選舉出來，它能夠改善人民的生活，沒收教堂地主們的廣大財產分配給人民，並減少過去人民繁重稅額負擔，同時在另一方面，他們覺悟了自身生活的悲慘、痛苦，完全由於那些地主、資本家、封建貴族僧侶，以及軍閥們的壓迫和榨取。

不過，西班牙內戰的兩個陣營，在實力的對比上，雖然人民陣線方面在國內佔着優勢，但西班牙內戰的前

途却不能即依此而作指定的估計和論斷，因爲西班牙內戰兩方面究竟誰勝誰敗，他們本身的力量還是不足以決定的，關於這，只要看最近西班牙叛軍因德意法西斯蒂，和葡萄牙等國積極的援助，已攻破了那伐皮拉爾和依斯加隆的兩個要塞，而迫近瑪德里的險惡形勢，就足以證明了。

雖然德意等國的法西斯蒂們對於援助西班牙叛軍一事，堅不承認，但事實早已昭然若揭了。據英法報紙的揭載，在七月十九至九月廿五日，德意二國所祕密運送給西班牙叛軍的飛機，已有五百餘架之多。在叛變開始時，西班牙全國空軍所有飛機總共祇有五百架，其中有半數以上留于人民政府之手，然而據最近報紙所刊載的消息證明，叛軍接近瑪德里時，其飛機數已比政府軍多五倍了。實際上德意等法西斯蒂不但以飛機槍彈和毒瓦

斯等供給叛軍，以經濟接濟叛軍，而且以大批軍官和飛機駕駛員供給叛軍，指揮叛軍對西班牙無辜人民作殘暴的虐殺與血洗呢！

但德意葡等國爲什麼置國際正義於不顧、一意違反法國所倡導的不干涉協定，而積極地援助叛軍向合法的西班牙人民政府進攻呢？無疑的，這是因爲西班牙叛軍方面和他們訂有密約。據上月西班牙全國總工會向世界宣佈：如叛軍獲勝，德國即可接收卡那利羣島，並有權在比薩各斯羣島設立航空及海軍根據地。意國亦可得鮑利立克羣島之一島，以及德國用經濟及各種特權協助葡萄牙等等。可見他們積極幫助西班牙叛軍，不特爲其本身唱導的法西斯主義張聲勢，且隱懷着領土和軍力擴充的野心。

所以，不論西班牙內戰前途之趨勢如何，其將給予國際方面以重大的

影響，實爲無容置疑的事情。假使人民政府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那也許可使國際法西斯蒂侵略的氣焰稍殺，國際和平更延長些時日，如不幸而西班牙法西斯獲得勝利，則不僅西班牙一國勤勞善良的人民被壓榨和奴役而永不得翻身，就是國際和平，也將遭受嚴重的威脅，因西班牙叛軍得勝之後，德國和意大利將獲得叛軍所出賣的伊比利亞半島摩洛哥等，從而爭奪地中海的霸權，以致促成第二次世界的爆發，乃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在目前，爲着保持世界和平與人類的自由、文化，必須對於國際法西斯蒂違反干涉協定實行有效的措置，否則，如果各國現在仍舊一方面唱「不干涉」的高調，另一方面却置德意等國積極援助西班牙叛軍的事實於不顧，那結果無異於直接援助叛軍，使西班牙人民政府處於實際上被封

鎖的孤立無援的地位。

蘇聯代表卡昂氏最近在倫敦不干涉西班牙內政委員會上演說中曾經聲言：「蘇聯政府斷不能聽任不干涉協定被人變爲掩飾某部分參加協定者武力協助叛黨反抗合法政府的煙幕。如違反不干涉協定之舉動不能立即停止，蘇聯政府將認定本身不能再受該協定之拘束。」這種激於正義公平的呼聲，我們認爲全世界各國政府如果不是助桀爲虐，聽任國際法西斯蒂將西班牙人民投入血海，應該一致贊成和支持蘇聯政府的公正態度，而立即採取有效的步驟和行動。

西班牙英勇的人民已用他們最後的呼吸來防守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文化的戰線了。全世界人民應當趕快起來給予西班牙人民陣線以有力的援助！

★
★
★

從西洋家制的崩潰說到中國家制

的將來

若海

家庭制度雖在人類社會佔有幾千年的歷史，被許多人奉為永生的『基本人羣』，但是它終究已隨着社會的社會化之趨勢而逐漸走上崩潰的路子，而有一蹶不可挽回之概。由大家庭

而小家庭，由小家庭而無家庭，已成為歐美各國一致的趨勢，我們但看近年來各國離婚統計的數字，即可獲一具體的證明。茲舉英、美、法、奧、蘇五國的統計為代表，以觀其餘。

(一)英國。在英國(包括蘇格蘭和英格蘭)，從一八五八年起，到一八七〇年，離婚及婚姻無效的數字，常在一六〇件左右。往後逐漸增加，從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五年，其數字就在三五〇件上下。在一九〇九年數

字為六九四件。在一九一七年，其數字則增至一六五四件。在一九二〇年為三，〇九〇件。在一九二一年為三，五二二件。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其平均數字為每年二，六七一件。在一九二七年為三，一九〇件。在一九二八年的四，〇一八件。在一九二九年，則為三，三九六件。

(二)美國。在美國，據聯邦政府所蒐集的統計，在一八六七年，美國的離婚數字為九，九三七件。至一八八七年，即增加至七二，九一九件。在一九〇六年又增到二七，〇六二件。在一九一六年，則衝破十萬關而為一一，〇三六件。在一九二八年，又增加到一九五，九三九件。綜觀上錄

數字，其離婚率每隔十年間都有繼長增高之勢。不過美國工商業于一九二九年突遭不景氣襲擊以後，離婚數字，漸呈稍微減退之象。不過這僅僅是發展過程中一種突變的現象，其停頓的暫時性，恰如英國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間的情形相仿，殊不能作為婚姻轉趨穩定的左證。

美國除上項正式離婚外，還有百分之三十的離婚訴訟，或為法院所駁斥，或自動中止進行，若就美國每十萬人口中的離婚數字估計，在一八七〇年為二八件，一九〇〇年為七三件，一九二八年為一六三件。若再就離婚數字對美國每十萬結婚此計之，則一八七〇年為八一件，一九〇〇年為二〇〇件，一九二八年則為三九九件。

根據一八八七年以後的統計，美國離婚案件中有年幼子女的比例，佔

到百分之三十四乃至四十，而三分之一以上的離婚男女，其婚姻關係的存續期間大概不出五年。

(三)法國。在法國，其離婚數字在一八九一年為六，四三一件，在一九〇一年為八，八四一件。在一九一一年為一五，二六一件。在一九二〇年為四一，二七九件。在一九二一年為三〇，四九〇件。從一九二一年起，離婚數字，逐年減低，然至一九二七年尚有一八，四八七件。這裏可見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二一年，這十年的離婚數字要增加到近一倍，在往後十年間幾乎要增加三倍。以後雖逐漸減少，但這除和英美有相仿的理由外，法國人口的減少，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四)奧國。在奧國，從一八七一年到一八八〇年，每年平均離婚數字為二九件。從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〇

年，每年平均離婚數字為七〇件。從一八九一年到一九〇〇年，每年平均離婚數字為三五八件。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每年平均離婚數字為四〇一件。但從一九一一年起，到一九二〇年，每年平均離婚數字，增至七〇七件。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每年平均離婚數字又增至一五六四件。

(五)蘇聯。自十月革命後，家庭制度在蘇聯起了根本的動搖。一面因為結婚離婚完全成為個人的私事，法律不加限制，道德不予過問；另一方面因為集體生活日就開展，家事社會化的理想逐步實現，家庭不但在理論上被認為個人個性發展和社會全體進步的障礙，而且在事實上也成為無所用的贅疣。所以據一九二〇年的統計，蘇聯每千人之中，其離婚數字，在列寧格勒多至一七五件，那就是說六個

結婚男女之中，平均起來有一個人離婚。一九二三年增至三五〇件，至一九二七年，竟到九八三件。這裏，結而不離的人，居然竟剩了千分之廿七的零數，這是家庭制度崩潰最明顯的暴露！

從上述五國的離婚數字看來，家庭制度崩潰的趨勢，似乎以蘇、美、法三國為最顯著，英奧二國的情形似乎不甚惡劣。其實我們一察兩國的人口，便知殊不盡然。因為根據一九二九年的英文世界年鑑，英國本部的人口總額不過是三五，六七八，五三〇，而離婚數字，英愛合計就有三，九六件。至於奧國，在一九二九年那

年，人口總額為六，五二六，六六一，而離婚數字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則平均每年為一，五六四件。家庭制度在人類社會有數千年的歷史，它的建立，以生物、經濟、思

想、宗教四種關係爲其基本的盤石。家庭生活之所以能穩定，家庭間各分子之所以能團結維持這一個共同的生活團體，就靠這四種基石的支持。其中若有一種基石發生變故，便足以影響整個家庭的安定。目前西洋各國家庭制度之所以日趨衰落，即由於後三種基石已呈動搖之象，即經濟的、思想的、宗教的基石，均已搖搖欲墮。

(一)經濟的原因。歐西在產業革命以前，其社會的生產單位，爲家庭而非個人。無論在牧畜社會、農業社會，或手工業社會，生產活動，不過是一個家庭分子們的互助的工作。然在產業革命以後，社會組織複雜，大工廠大商店吸收大量的人工，結果無數男女都出家庭、入工場，合毫無血統關係者共同工作，共營生活於一處，家庭便成了可有可無的組織，而家庭中各員經濟獨立不必再以家庭爲惟

一的依賴者，實爲家庭制度失其權威的一個重大原因。

(二)思想的原因。十八世紀以後個人主義替代了家族主義的理想，亦爲家制失勢的原因。個人主義原爲涵有個人創作自由、行動自由和尋求利益自由的一種學說，與舊有以個人爲家庭而存在的思想適相反比。家庭制度在個人主義理想之前成了妨礙個人解放的絆石。所以個人主義愈發達，家庭制度便愈衰敗。與個人主義同時勃興的，還有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其涵義乃在個人主義所重視的個人自由原則之上，再加上一個各個人一律平等的原則。十九世紀末葉起，民主主義的平等原則成爲促進政治、宗教、經濟及社會運動之有力的理想。其在社會方面的結果，遂把那從來以男性爲中心的家庭團結予以根本的破壞，使婦女由家庭奴隸的地位猛然覺醒

其應與男子有同等從事戶外一切事業的權利；使家庭中其他各員，都盡量圖謀個人的發展，對家庭發生憎惡的心理。

(三)宗教的原因。家庭制度基礎的穩定和家長的權威，與迷信的保守的宗教勢力相因果。當十五世紀美洲新大陸發現，天文科學漸露萌芽，神話和迷信開始遇了勁敵，宗教的權威遂起了初步的動搖。待十七世紀以後，科學逐漸發達，理性崇尚之風，潛入社會各階級，宗教的服從主義及婚姻的神合主義，便大受攻擊和破壞。婚姻契約說既取得了婚姻神旨說之地位，法律上即反映了離婚相當自由的規定，社會上也樹立了離婚道德的觀念。家制的堡壘，至此遂多被攻破而不可收拾。

東西種族雖各具特性，異點多端；然自十九世紀以來，歐風東漸，東

西文化的交流，日益暢廣，而相形之下，尤以我中國受西化之處特多，如政治方面，君主制的被推翻與民主制的建立，經濟方面，工業機械化的模仿，以及社會方面男女平等、長幼平等思想之貫輸等等，均為海通以後的產物。中國家庭制度，為中國社制度的一單位，它的歸趨為何，常為一般關心社會問題者所注目。樂觀主義者以為東西洋文化雖已至相互浸潤的階段，但在我國社會具有堅實基礎的家制，決不至為世界潮流所沖毀，更何況現在西洋各國對於家制已多為各面的重行維護。悲觀主義者的見解恰恰相反。他們覺得西洋家制瓦解的恐怖因素，已盡潛入了我國的社會，因此中國家制若不早為設法衛護，勢必步履西洋的後塵。這兩派人對於中國家制的將來雖各懷不同的見解；但其對於家制的擁護態度，是並無二致的。

不過，我們以為歷史的演進自有其內在的法則，每一社會現象的動態，並不是外力所能變更或左右。因此，中國家制之崩潰，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正負的問題。為中國家制之基石的舊倫理舊道德傾頹於內，新社會理想的思潮與實踐剝蝕於外，都市中小家庭和無家庭幾已十足佔有大家庭的位置，鄉村中大家庭也日就分化和減少，離婚事件的頻繁

，更有一日千里之勢。所以，整個家庭制度崩潰的確期縱不能預卜先知，但相信終不在遠了。

家庭制度雖是自由發展和為公服務的的重大障礙，但它也是寄生蟲一流人物的唯一靠山。所以凡屬希冀担負起社會人的責任的遠見者，應該趁此山崩海裂的前夜，準備自立的工具，尤其是婦女，不可不加緊的準備。

假 童 男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哀情小說，描寫一個假童男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勝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采，令人百讀不倦。

勒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總代售 作者書社 (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 (上海四馬路)

▲注意：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寄費一成)

我的文藝創作觀

薇英

人類需要五穀來維持肉體的生存，同時還需要文藝作品來滋養精神的健康。當一碗上好的白米飯或大麥粥擺在桌上時，農夫們已飽經了一番苦辛了。自從春天耕土下種起，夏天捉蟲、耘草、施肥，秋天收割、揚晒、磨磨，直到冬天才可以供人們享用。所以要吃得起苦，耐得長期的勞備，有健強的體力，才可以做一個好的農人，出產大量的米麥。製作精神食糧的藝人，同樣的，也是不能不勞而獲的。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們或伊們，也需要有相當的準備和修養。約略說來，至少有左列幾點應該注意：

(一)有偉大的襟懷——文藝的對像應當至全社會、全人類。作者應當

站在萬千羣衆中間聲訴、吶喊、憤吼、哀鳴，處處沒有小我的流露，也不作偏狹的宣傳或某個人某黨派的傳聲筒。

(二)態度要嚴肅——文藝作品的性質，不問是屬於喜劇的、悲劇的、攻擊舊制度的，或是鼓勵新理想的；形式不管是屬於長篇的或是短篇的，甚而至于幾行短短的小品文，幾句短詩，其態度務須嚴肅。作者而用遊戲人間的筆調果然要不得，即用漫罵譏嘲的口吻，也大有提防的必要。文藝作品感動人心之深淺，全看作者那一種態度下所出的那一種筆調。老嫗罵街式的作品，在藝園裏，是難有多大收穫的。

(三)豐富的想像——文藝果然是

社會的反映，有實生活才有一時代的反映；但文藝作品的產生，竟究不像沿街散着的垃圾，只要作家俯身去把它檢起來放在白紙上就行，它是需要豐富的想像的。我們看了一個躲在潮濕地窖子中的小孩子，那時，如果只說看見了一個鬼也似的貧孩子的籠統話，決不能叫人看了有動於心。我們必須把這個地窖子的幽暗沉鬱，這小孩子的悲慘憔悴盡量形容出來，激發讀者的同情，使其於認識這種悲慘的境况之下，聯想到如何去設法救助這類貧苦孩子們，這樣，才配稱為一種深刻的作品，才不失創作的意義。

(四)熱烈的情緒——文藝作品的有無生命，一件作品生命力的大小，完全看作者個人的情緒。凡是一首詩，讀了使人淚下如雨，或是一篇散文，讀了使人興奮振作，這都是由于作者能夠把自己的熱烈情緒放進到作品

中去，所以，在半冷不熱的或是無所謂的淡漠情緒下，是產生不出好作品來的。寫作的時候，只有一分熱情，這作品也就只有一分生命；作者必須用十分的熱情，他的作品，才有十分的生命。因此握筆寫東西的人，需要養成熱烈的情緒。

(五)文學上的修養——一個作家應當抱三多主義：第一是讀得多。我們不但要讀中外古今的文學作品，作為取法的根基，我們還得研究史地、社會、心理、政治，甚而至于各種自然科學的學科，使知識增廣，易于學習。第二是走得多。如果一個人終年關閉在亭子間裏面，抬頭只看見天花板，而和廣漠的自然、紛繁的世界完全隔絕，寫作的泉源，便要乾涸了。即使有所寫作，也成了閉門造車的東西。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寫得多。這就是「曲不離口，拳不離手」的道

理。一個寫文藝作品的人應該常常練習研磨，多寫了，文句辭藻，自然而然地會豐富充實起來。

(六)要有正確的人生觀——人生觀原來人各不同。文藝作家的人生觀，必須審慎堅定，既立定了正確的觀念，便應按照這一觀念為判斷四週一切的核心。把個人主見通過他的作品，不可時時矛盾，前後反變，自己動搖自己的立場。當然，作家有不同的人生觀，因此便產生不同的文藝作品，我們不必看別人說什麼，自己也就隨着說些什麼。

(七)沒有天才，只要有適合的環境——文藝創作中環境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條件，我們時常看到書本上說到天才優秀一類的話，但是這實在是似是而非的謬誤見解，是過去一般優越階級文人學士的自誇自大的見解。一個提筆寫字的人，至少是讀過了幾年

書的。至于日後能夠成爲一個作家，這裏無疑地因爲他或伊有相當適宜的環境。不信嗎，沒有打鐵工匠，終日舉起鐵槌轟轟的槌擊，耳中腦中除了笨重的轟轟聲，還有可以孕育一個詩編的功夫嗎？同樣地黃包車夫當中永遠不會有寫實小說家的出現。所以做一個作者，至少必須先有起碼的環境——肚皮飽才可以。要想學習文藝的青年們，必當努力抓住飯碗在前，切不可輕信所謂「今朝不得食，餓死在薔薇花下」一類的話。冰心女士說得非常透澈：「庭院水般冷，心地鏡般明，是畫意，還是詩情？」這才是產生詩的環境。所以只有在適當環境下，才可以孕育着一編文藝作品，在適當環境下，才有文藝作品產生出來。所謂天才，是欺人的妄談。

(八)經驗和努力——生活經驗能夠幫助寫作的話，是極普遍地承認了

，因為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印象最深，親身嘗味過的喜樂和悲哀，最能體貼入微。所以希望作為一個藝人，事情愈多做愈好，吃苦也愈多愈好，越是刻骨銘心的苦難，越是將來寫作的源泉，青年作家當不怕當前一切的艱難，永恆的努力前進，奮鬥不懈，前面就是成功的路牌。

我是一個開始學習寫作的小作家——如果可以「家」的話——主筆先生却要我來一個關於文藝的文論、這樣，粗淺的見解，就被提出來供大家的指正了。

招魂

著者 長庚

定價 五角

是新詩壇上的
明新
是婦女作品的
翹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生活書店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婚姻的諸問題

C. S. FORD 著
胡青譯

婚姻和現代家庭，是奠基在若干原始的要素上的，例如性慾的完滿和夫婦間的愛情。第一種是兩人中個別的需要，沒有別一個便不能完滿，一種生物的需要，幼與于那要求完成生命的有機體之屬腺的活動。第二種主要的為家庭中社會經驗的產物，由於照拂其不獨立的後裔以及相互間的父母之情所培育。婚姻的成敗，大部份須視這兩種要素之能成爲一種漸進的友誼和配偶間之真正禍福與共，或是在兩種情形下各人都只爲其本人作打算，犧牲另一方以滿足其個人的所好以爲斷。

因爲篇幅關係，且約略對於幸福婚姻之必需條件，作一簡單的討論。

(一) 肉體經驗的互相調和

我們不打上層建築開始，先從基礎說起。我們從生命的創始說起。我們從多數婚姻走錯之點說起。多數不幸婚姻也許奠基在無知識、自私和肉體機能缺陷的岩石和暗礁之上。但是婚姻的失敗，却不常能歸咎於肉體上的缺點的，因爲雙方有時都是在生理上很爲健全的。在肉體機能失敗的後面，往往潛伏着心理的原因，有的因爲無知識，有的因爲偏見，或是早年的教育，或是不調和或不相容。如果要使肉體機能相投，這裏必須包含知識、同情和理解。這樣，婚姻上的多數失敗點，才得避免。

我們不能把婚姻事件完全「委諸本能」。一個人可以說：『吉姆士不需要醫學知識；他就是一個好心腸的

人；讓他任性作去吧。約翰不必上法學院去念書。他就是一個公正的青年人；讓他任性作去吧。』但是許多年輕的夫婦，就像森林中的嬰孩一般天真的驅入了婚姻之途，結果破毀其生命在鹵莽的無知和摸索中。

一個足以供給而又不曾想到其妝奩或將來家庭用具的女子，是不會想結婚的。一對年輕的夫婦，對於想去旅行的一國度毫無知識或備辦着外幣，是不會計劃一個蜜月旅行的。然而他們對於佔人生最重要部分的個人關係，身體的和精神的，毫無相當知識或準備而却貿然入結婚之途了。

我們現在的制度不特不能在結婚前預備和教訓青年人，而且有時還肯定地阻遏他們，不適合他們甚而至於實際上預備他們失敗。許多女孩子，特別是在守緘默的禁牌下，懷抱着恐懼去結婚，伊們充滿了對於性的恐懼

。伊們不但受着守童貞的教育，而且往往是一種使婚姻更加困難的虛偽的守貞，善意的父母，因為要使他們的女兒們保守着道德，往往製造這些恐怖，所以一旦結婚實現時，就形成一種病態的驚恐。對於那自然的、美感的、聖潔的事情，許多人不自知地被教得以驚惶相視。

我們來引一件特殊的例子。我們國內有一位著名的領袖結婚了。在他結婚的晚上，他的年輕的太太切實地對他說：『假使我必須滿足你的性慾，我願意做的；不過我預先表明：我是厭惡這件事情，輕看這件事情的，而你却需要它。』第二天晚上伊就看見他兩手捧著頭在哭了。當伊問他什麼緣故的時候，他却不能告訴伊。從那天起，這一個家庭對那位男的就成了直捷了當的地獄。同類的例子很多。讓我們問一問：那年輕的女子

為什麼要結婚？伊不過是自私地要求一個避風雨的家和經濟上的供養所；而並無和伊丈夫在完全的合作中分担人生的全程，身體的、文化的、乃至精神的願望麼？還有那年輕的男子為什麼要結婚，當他連和他終身伴侶從來不曾有過公開的談話？正因為這種準備的缺乏，那鹵莽的年輕男子在他的太太看來也許像一匹野獸，而伊呢，就像一座冰山。其實，他並不是一匹野獸，伊也不是一座冰山；不過因為沒有教育，他們却會不自覺地開始互相挫撻。

有時候，這種不良的印象和恐懼，在兒童時期就有。有一位在社會上著名的女子，當伊年幼的時候，很天真地從浴室出來跑到有客人的那房內。為此伊大受責罰，對於性的恐懼，因而便深深地印入伊的腦中，往後伊還是同樣地受着善意父母的偏見和恐

懼的灌輸，終至導於誤會和不諧，以離婚及伊結婚生活之破產而收場。

我們堅信結婚幸福的重要條件，差不多就是對於性和肉體生活的一種坦白和健康的態度，配合着對於兩方健全發展的必需的知識，同情和了解。身體上的相配，可以相互的身體上的吸引力來表明。這種身體上的吸引力，應該是一種終身友誼和伙伴之誼的基礎。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被恐懼所挾制，那就很難脫卸虛偽的禁慾主義的態度。

在台維斯女醫生 (Dr. Katherine B. Davis) 所作一千個在社會上很得意的智慧婦女的性生活的研究中，發現那些預先受過性教育的人，幸福婚姻的比例來得大。

關於青年男女性問題研究最好初步入門，大概要推格萊 (Herbert Gray) 的男女與造物了。這本書指示

人們對付接近這個問題的正常態度，把它作為自然的、美感的和屬精神的一點，特別的有價值。此外欲糾正因保守緘默和無知政策而起的恐懼，和錯誤的見解，本書尤為必要。羅鄧 (Maud Royden) 的性與常識，也是一本對於本問題初步的好書。還有對於性一類問題有最大權威的愛里斯 (Lavelock Ellis)，在他的戀愛與道德說那論文裏，也給我們一個有價值的引示，雖則他不過涉及原理原則。不過，雖然有這三本書，還是不夠的，因為它們在精神上態度上雖屬無價之寶，它們對於為婚姻所必需的具體的指示，却一點也沒有。

在遍閱上述三書之後，我們願意提議：一切青年婦女在未結婚前，應該看一看山額夫人 (Margaret Sanber) 著的結婚的幸福那本書，只要能夠看一看這本書，婚姻上許多失敗

，便可避免。要是這本書早就廣播而被人們遵照實行了，千千萬萬的不幸的婦女不但會獲得幸福之路，而且也能有健康與和諧。它指示出許多婦女終身所不滿意的那一點，因為夫妻雙方對於婦女在婚姻中生物方面的無知識，結果往往至於神經式的墮落。

我們有不少可供各種年齡青年對性問題一般研究的好書，我們有卓越的對婚姻和家庭的社會學文學。但是我們回頭為已婚者找一點書籍時，我們却覺得最大的需要和最大的飢荒了。我們說在這一方面沒有一本滿意的書——那就是已婚男女所必需知道的，用一種令人滿意的格式寫着，而又能普遍地流行的書——實不為過。

要結婚，僅僅性知識是不夠的；這裏必需更有同情和了解。無論男方或女方，必須知道而且珍視雙方天賦上深刻的差異。這樣差異，在今日無

疑地得歸責於過去的習慣、教育、以及兩性間的不自然的幾乎完全的隔絕。有史以來，男子差不多總是從事戰爭、狩獵、耕種、和工藝勞動，他們往往爲自己留着高級職業的專利。婦女呢，則總是被派做管家、烹飪、生產和撫育兒童以及其他家中瑣屑的工作。婦女就此常退居於奴隸的地位，像人生營業中的僕役，或是閒暇時娛樂的泉源。結果就難免繼以兩性關係上的一般的不調和以及犧牲婦女的現象。婦女在今日是人生中未發現的新大陸，人類最高可能的區域。男子已

有他的收穫，現在是輪到婦女的時代了。我們還須發現對於一個解放女子普通生活上的貢獻，以及關於兩性在健全平等的伴侶關係中的充分合作。

最廣泛的概論，其實在性不過是部分的，而且往往容易引入歧途，雖然如此，大概的說來，我們仍不妨說

性慾在男子方面，比較來的更集中、更猛烈、取攻勢的、專橫的，有時甚至於殘酷的。他的衝動來的更專橫而難於節制。不過這也却來的更爲有間歇性的。男子戀愛得比較熱烈，但過後便能專心於工作，不如婦女對戀愛是永續不斷的。這一層容易引起雙方的誤會和不幸。性在婦女方面是比較來的散漫，而且往往來的永恆，來的忠實，來的完全和不易消失。在伊和伊丈夫及兒女的關係間，它往往填滿了伊的一生。詩人拜倫 (Byron) 說過：

『男人的愛是和男人生命相隔離的一件事，

女人的愛却是伊整個人生的一切。』

在男方，性不過是一服興奮劑和一種奢侈品；在女方，這却往往是一種代價重大的必需品，招致無盡期的

犧牲。今日的婦女，大部份爲過去男子選擇的結果。伊們多半機警其智，早熟其身，發長得比較迅速，富於感覺上的技術；而若干世紀以來，被迫以機智而不以實力達到其目標。現在婦女比較接近自然，接近兒童，在直覺上比較的強，在感覺上也比較的快。在男子安排的雙重標準下，伊們通常是比較來的屬人的和多感的，少抽象而少理智的。婦女發現了直覺、透視、聽命、忍耐溫柔、以及逆料種種的能力。伊們的心胸，比較來的細膩銳敏，男子所發展的，則有判斷和理論的習慣。

婦女是比較來的忍耐、英雄氣概、能多所忍受，不過在使對方受苦的一點，兩性是完全相等的。男子在感情上是較弱的一性。他們雖然比較獨立，但他們暗中也渴望安定，渴望保護，渴望舒適。因爲童年時代長期的

對於母親的依賴，許多男子到了成年後不知不覺地對婦女發出一種拜倒的感覺。但是男子往往把這一點用男性自大的假面具遮蓋了，裝作優越或專制的模樣，從而惹起婚姻生活中潛伏的戰禍。的確，婚姻中許多衝突，都起因於我們不了解別一性以及不了解自身的事實，每一性都需要別一性，而每一不完全的我在未曾找到異性伴侶中的和諧關係以前，都會覺得煩躁。兩性相互間呈着一種緊張的狀態。這狀態可以成爲建設的、創造的、勉勵而和諧的；同時這也可以成爲破壞的、對峙的和招致悲劇的。在男子，性本能佔着首位，而父性本能則佔次位而隱伏不露。在婦女，母性本能屬首位，而性本能却屬次位而隱伏不露。

這裏沒有任何一性優越或低劣觀念的容身地。男子迄今佔有幾乎一切事物的最佳者，他們據有優越的地位。我們不需要承認和堅持雙方的強點以收相互補充之效呢？舉例說，婦女能否完成事業和一個家庭二者，抑或必須爲其中之一而犧牲其另一呢？要解決這一困難的問題，是有待於兩性的合作了。

(二) 夫婦愛

從人生肉體的基根，產生許多人類文化的及精神的蒸化物。從生物的見地說，生命是奠基於物質上的，但是在它的發展中，它決不可幽囚於物質，性爲一種單純的衝動，它的本質是不穩定的、間歇性的、和不可靠的。如果它不補充以伴侶與父母之情，它便有流爲自私和專制的可能。即使結合的肉體經驗，也僅能在兩性用戀愛的方式表示其整個人格的時候才能獲得滿意。『成爲對伴侶無上重要的人；有一個了解分担自己的重大憂患和無上快樂的對手；得能將往後的生命成爲一個愛人思想中熱烈愛慕的標的——這一切經驗，都是幸福的極致。誰喪失了這些，誰就喪失了最偉大的東西。誰爲了單純性作用之故而犧牲了這些的，誰就是把在埃來定(Atlan)的燈換一盞鉛質火油燈了。』

祇有深切、永恆、不斷生長的爱，才能供給幸福婚姻以適當的基礎，構成婚姻的不一種民法上或宗教的儀式，而是夫和妻的愛情。愛情由心田而發，它是不能由國家或教會製造或強迫的。威廉潘(William Penn)說得很好：『除了愛情，千萬不要結婚；除了你愛那可愛的，千萬不要結婚。』

婚姻給予發展兩人間愛情以最高度的機會。它也給予發展軋轆以最高度的暴露。問題是在把軋轆之點減少至最小量而戰勝它，同時把愛情擴大

而發展之。婚姻幸福之中心的，定義的條件是愛情。在未結婚以前，你必須確實已經有了它，然後把握着它，不是像對一粒重價的珍珠，而是像對一種柔軟植物，你可以當它一種有知覺的植物，不過是一種需要日光、自然的空氣以及人類的培養的廣漠的有機體。

愛情必須增長，否則便會衰退，因為愛情是生命廣大的聯繫，因為生命是永不靜止而為屬動力的與進展的，愛情也就必須擴張。我們由於表露而成長；不表露的東西，便沒有生命了。愛情，更其如此，因為它是生命全部的分潤，必須表露它自己。它不會在無聲無臭中繁榮。它必須被說而又說的。它必須永遠在復得和重新之中。不可任它凋謝死滅于虛脫與忽視。它必須繼續不斷地被再造、請求和重新得勝。這裏面含蓄着愛情以及人

生本身的奇蹟。像每天新黎明的光輝一般，每早晨它可以是新的，每分鐘它可以是新鮮的。良斯里(Charles Kingsley)曾有過這樣的話：

『婚姻是終身的奇蹟，

自生的奇蹟，每日鮮新。』

快樂對愛情的生長是必需的；而快樂，可求之于人生機能和諧的運用，尤其是在愛情的和諧的表露與發展。各種動作，可以成爲無意義的單調的重複，也可以成爲戀愛的美好的表示，它分担，它照拂，它珍視，它用尊敬的顧盼和言語告訴所愛者以永愛之日常的奇蹟。

所以，聰敏的丈夫們啊，表示你們的愛情吧，它便會長成；如果忘了它，它便如一枝無雨露的草木而萎謝。年輕的妻子們啊，同樣表示你們的愛情吧，因為戀愛生活中必須有平均的分担，他們必須擺脫那所謂他們一

方應該是被動的以及顯然被棄時默默受苦的錯誤的觀念，因為你們如果默不作聲，這裏你們就該負雙重的責任了。

(二)一般的利害

這裏，也許便是幸福婚姻中心秘密之所在。它是隨着我們的兩性生活完全共同的婚姻定義而來的。肉體上的作用，可以說是基底的要素，尤其是在早期結婚生活中。愛情，像電一般，能給以『光亮、熱度和動力』，使整個人生燦爛發光而生動。不過，就是愛情，也必須要培養的。戀愛是一種必須由學習而來的藝術。一切婚姻，都是分潤的程序。單純的性之飢荒，可以在野蠻人或放蕩者的遊蕩生活中找到滿足。我們社會秩序所由樹立的基本制度中，第一種，婚姻，是社會最原始的基本單位。它的秘密，在乎人格在禍福與共中的相互成長。

性愛可以做一種起點，但它却不能做一個家庭中的結尾，因為它是趨於自私的、短絡的、逐漸消滅的。愛情，除非和某種偉大而不斷成長的目標相聯繫，它是會減退的。如果要使愛情長存，它必須像珍視其神聖而浪漫的過去樣地向那更為偉大的將來猛進。但這一點，祇能在一般利害漸進的分担中去實現的。

不論過去的說法如何，現代婚姻

如果要使其完全圓滿，它必須很民主地奠基在自由、平等、合作和增長四塊柱石上。首先，必須有自由使雙方人格得以發展。舊時以男子為家庭當然專制或皇帝的舊氏族家庭的殘存，使它的勢力仍徘徊躊躇。不過人格的必要條件為自由。它不能在其它的空氣中生長。一個不知不覺中開始專制地管轄家庭的人，結局就會不尊重那被他的自私自利所半摧殘的帮手。

丈夫們究竟是真的不過需要一個永年的管家婦，一個忠實的苦役，一個不出錢的傭人呢，還是他期望得着一個真心的終身伴侶和一個將助他竭力向上的朋友呢？如果是為了後者，那他就應當付以完全的和毫無疑問的自由的代表。

至于年輕的妻子們，當在犧牲的快慰中矜誇時，也必須留心，不致貽害其丈夫和子女；伊必須自始即以冷靜的莊重對付其自身在家庭中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不可不知不覺間助成其丈夫的專制或子女的自私。

在民主的家庭中，還必須有平等。在理論上承認這一層，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但在實際上，却又往往加以否認。男的開始便可以挾持習俗和環境所賦予的大量便宜，而在女的，則僅有為家庭和子女而犧牲的相仿量的阻礙。這裏就又有一筆代價應該償付

了。假使男方有着一切的利益——他的工作，他和世界遼闊的接觸，他在公在私的生活，他事業上的勉勵；同時假如女方有着一切的阻礙，一切的苦役，一切的家事，一切的單調乏味，一切生養子女的事情，終年累月地囚在家庭的狹窄的小天地中，那麼雙方便會無意中，不知不覺中慢慢地隔離。他們之所以分散，是因為他們的興趣不同，他們的人品變成不同。唯一的希望，在乎於時刻共同分担的一般利害中維持着平等。假如男的不願意在理論和事實兩方面承認這一點，那便是因為他的心胸間，還懷有女次于男的潛意識。這裏有一個試驗，就是財政上的平等。做丈夫的還是以一切進款都是他自己的，而把他妻子的工作視為在財政上毫無價值的呢，還是他們該共同計劃家庭的預算，往後共同分潤這一預算呢？至于做妻子的

，要用錢還是必須每一個都向丈夫要呢，還是夫妻雙方有一筆合意撥定的款子，或者家庭進款中有一筆劃開的款子，妻子在伊自己的分內可以有同等花用的自由呢？一個預算，含有永認進款為家庭所有而不為個人所有的意義。它幫助款項的公平分配，促進全家在經濟方面的教育，並促進儲蓄和相互的負責。

平等的另一個試驗，要算若干家事的實際分担了。因為我們現行經濟制度的關係，有時至少婦女有負擔大部分家事的必要，而在男子於一日工作的疲憊之下，再在家中分做半部的事情，事實上也有所不能，且覺為不公。婦女在目前還是家庭的建造者和維持者，伊們還是每一家庭的中心。不過丈夫們必須記住他的太太也疲倦了，也許比他更為疲倦。假如男的毫不管家中的事務，結局他也許會對家

事索然無趣，從而對他妻子所做的一切，會毫不加以重視。

辦公室中和廚房中的兩性工作，都可以當作人生的苦役，也可以視為人生的聖餐。一個人對盪槳一事可以看作一個被上了鏈逼着搖的奴隸，也可以當一個優遊的體育家。每一步履，可以作為在苦行的踏車上，也可以像一個目光望着頂巔的爬山者。工作，無論對男的或是女的，全看我們的自為。

作者新近和一對年輕夫婦吃飯，看見他們一同到廚房裏去滌碗盪，極為感動。那位男的，因為是工程師，習於科學化的管理，就竭力用他對付事業的態度，用心在家事上面，因此兩人工作程序，便大為減省，不到十分鐘，碗盪居然全部洗淨整理好了。那位太太，也很聰敏，伊把有幾件事情留到第二天做，就來陪伊丈夫到坐

起間一同看書和文化的工作了。這裏讓我們來假設一下：假定那位丈夫飯後立刻自顧自己去吸煙看書，他的太太則長夜地獨自在廚房中收拾碗盪。這樣的情形如果繼續上幾年，試問伊一旦走進坐起間時，伊還能夠分潤到多少？

作者更為感動的一件事，便是一對年已七十的老夫妻，每晚手握着他在燈下看書。那位丈夫手中拿着他的科學書，那位太太拿着伊自己的書或紙。這一對夫妻可以說是仍在蜜月之中，他們仍在逐漸長大之中。這裏有兩種選擇：不是在分享的興趣中日趨接近，便是在相反的情形下日益遠離。

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夠像英國前首相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 說他夫人那樣子的說：

「當狂風暴雨時去投向伊，好像

投到風平浪靜的太平避難港一般。疲勞厭倦的時候，受打擊而灰心的時候，想放棄那不叨好的奮鬥的時候……我就會和伊一同逃到白良漢郡的家去，那時，我的太太就以伊樂觀的至誠與穩健的自信補救我慰勉我，重新送我出去攻打，去被攻打，沒有一個人，就連我自己也不能，很正確地說我國勞工運動的穩定，有多少應該歸功於伊的。」（見麥克唐納著偶像的破壞者）

這裏我們必須重複地說，所謂一般利害的與共，意思是兩個自由的人格，像麥克唐納和他夫人那樣的。我們的意思，不是說任何一方人格的被吸收或消滅，而是雙方必須維持相互的容忍。親密可以成爲過度。低級的親暱可以孕育輕蔑。夫妻之間，很容易發生衝突，他們偶爾也需要假期，各相分別若干時日。但是他們也需要

練習共同遊戲，如共同工作一般。把家庭造成一個平安而快樂的場所。人們結婚往往是爲了求快樂，而不是求進步。不要約束太過。一種不停批評的習慣，是會消滅丈夫、妻子、或子女之愛的。「不可」兩字不可使其常在你的用語中，在婚姻失敗的原因中，我們可以列舉後列各端：不能明瞭對方的觀點，以及誇大每一缺點和限制的傾向；在經常不贊同和吹求的重複下的受辱；用居上臨下的表面的、法律的標準來作苛刻的、無同情的、清教徒式的判斷；以及強把不相容的天性混和的苦悶。

幸福家庭的第三塊基石是合作。任各人自由獨立，是不夠的。這裏還必須在一般活動的浸洗中，有一種真實目標的成全。年輕的夫婦慢慢地共同建立他們的家庭，教育他們的兒女，分潤他們的社交和娛樂。他們就會

把丈夫在職業上和妻子在家庭中的問題視爲普通責任而共同負擔了。他們就會共同建立他們的理想和人格了。

「快樂的家庭，是建立在夫妻的目的結婚之上的。他們必須有共同成事、灌注他們的心力于一般標的的需要。假如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覺得他們的人生之門相互的開着，假如他們覺得各人是在解除對方的煩勞，鼓勵對方，加榮於對方，發展對方的有爲點，假如他們覺得他們共同能夠經驗能夠完成的燦爛事業，分開來就不能了，那時，他們就走上了最美滿最多果的關係的大道上了。但是假如做丈夫的覺得他的奮鬥和志向，受妻子的挫折阻遏，而做妻子的覺得伊的活動和目標一再被丈夫阻擋，那麼，這一對夫妻的關係，就在向着破滅中進行了。還有，假如夫妻內心生活根本相反，假如其中一個人所尋求的家庭

種類和生活方式完全和另一人所尋求的相冰炭，那麼，要獲取和諧，便成了幾乎不可能的事功。」（見Henry Holt & Co.出版之社會關係的科學，頁三九〇——四〇二。）

最後，我們要說的是家庭中人格的成長，是家庭幸福的一種重要條件，迄今猶在的個人間，尤其是家庭間的危機，便在不同的單調之惰性。假如沒有想像和理想，人生只是限制在家事的瑣屑圈中和習見的四壁之狹隘的天際中，那麼家庭就變成了乏味的踏磨。婦女也和男子一樣，渴思探求人生在知識上和社會上成就的無窮盡的可能性。

因為夫妻個別的差异，兩個人格便可以在新的發現中同享快樂，在共同為一普遍的目標而奮鬥中同享快樂，在做得很好的創造工作中同享快樂，在道德的神祕和律已中同享快樂，

以及在服務與犧牲中同享快樂。兩人一切共同，他們就會覺到快樂並不是孤寂的，而是社會的；它不是在「受」中尋獲，而是從「予」中覺得，不是在「扣住」中尋獲，而是在「分潤」中覺得；它不是自私的，而是性儀的，它不是外表的，而是內裏的，不是在事物上而是在人身上的，不是在爭攘中而是在協和中，不是在無愛中而是在愛情中獲得的。我們要重說一遍：愛情是一種必須由雙方當事人以恆久不變地擴充他們甘苦與共的範圍的方法而學得的藝術。婚姻，所以毋寧

是一種藝術工作，而不是自然工作。

「戀愛的全部藝術，在乎永遠從同一個人中找尋些新的東西。」不過那裏必須有新的東西可以被發現才行。我們不特需要發現，並且應該創造它。這意思又是說必須有餘地給兩個人格去長大去發展。愛情是日光，我們最優良的品性在它的底下生長；無同情的批評，乃是足致愛情凋萎的白症。用創造的伴侶之情引出我們終身伴侶中的新的可能點，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義務和權利。

★ ★ ★

南 京 市 政 公 報

第 一 七 六 期 出 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

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秘書處編譯股接洽

史

英國婦運史略（續）

Fry Strachey 著
開 釗 譯

第二章 範圍擴大（1837—1850）

料

茅立斯、良司奈（Kirstley）以及他們的朋友所做的大部份工作，都在本書範圍之外。我們此地對於合作生產或分配，對工人的演講，都沒有什麼關係。至於感動他們的方法與理想，和性的問題也不生關係的。他們所從事的，是社會的階級結構和財富的階級分配，至于他們的實驗為的是男方抑或是女方，這一層他們是根本不在意的。他們覺得任何一性的改進，對於整個社會總是有利而無弊——這觀點的本身，便是一種和婦運和諧得比它的若干較近代而更傾向於破壞的發展來的基本的人生觀。

為全運動中心與領袖的斐雷德力克茅立斯，是三四十年時代少數確信婦女在現世界和此後的世界裏有生存地位的一員。這一點見解，在目前顯然毫無疑義，但在當時，却受一般人的漠視，就連那些有思想的不自私自利的男子，也把它置之腦後。茅立斯之所以自幼便與衆不同，部分雖由於他的天生的光明的心地，但部分還是他童年時代印象的成果。他是一個兒女衆多的大家庭中的獨生子，他的姊姊，有的比他大好多歲數，似乎都是有特殊天分的人。他們全家的精神和思想，全集中在宗教信仰的問題上。斐雷德力克覺得他的姊姊都各有其見地，各照其個人良心的指示行事。伊們父親對伊們這種趨向很不安，斐雷

婦女消息

▼希特勒講婦女天職

德國元首希特勒十二日在德國紐倫堡國社黨第八屆常年大會上向該黨女黨員二萬人發表演說，謂每一女子，凡能產生健全活潑的子女七人者，其對於德民族所作之貢獻，即較最著名之女律師，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俟德國男子人人壯健，吾人即不必編練婦女手榴彈隊，婦女步兵營。又云：德國女子，非奴隸之輩，其他婦女視為羈絆，德國婦女，則視為福利云。

▼蘇聯婦女教育猛進

據最近塔斯社莫斯科通訊，蘇聯新憲法案所頒佈之教育權利，對於

德力克對於其中有幾個姊姊，也不以為然；不過他承認伊們有完全的權利，不但如此，而且有踪隨伊們自己的光的絕對義務。他對於婦女的態度，就在那時候確定了。

茅立斯同他朋友們第一件着手攻擊的實際問題，便是女縫工和縫工的狀況。最初是縫工發動了一次及時的罷工，引起了社會上的注意。一八四八年湯麥斯賀德（Thomas Hood）在襯衫之歌，一八五〇年查理斯貝司萊在奧頓洛克（Alton Locke）中把這問題發揮推進。協作工場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相信的救濟辦法，所以他們就抱着高度的希望開辦了一所；但是，到底因為他們是有智慧的人，他們就覺悟到縫工和女縫工的問題，一定是相差無幾的，這工作的有時間性以及這項職業的漫無組織的狀況，在兩性工人，原屬不相上下；因此他們便開始留意女工的狀況。他們經過一番極簡單的調查，便探出伊們的狀況，遠劣於男工。薛夫次培累爵士（Lord Shaftesbury）所發起的調查團，其中一個發現這種罪惡，實際上來的更為廣播。縫工固然是做苦工，但是女縫工和女帽工被驅策的更為可憐。

『當令的時候，在有些被視為設備最好的工作場所，一年差不多用四個月，而工作時間為十五小時……』（註一）『許多工場在當令時的工作時間，是沒有限制的……伊們往往通夜做工。』有一個在那個工場裏做工的人說：在威廉第四陛下國喪的時候，伊從星期四早晨四點鐘做起，一直做到星期日上午十點鐘為止，沒有睡覺；在這時期內，伊一忽都不會合眼。伊因為要甦醒着不使打盹，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整整的站了兩夜，只有坐了半個鐘頭作為休息。另外

目前民族教育之普遍發展，已可完全保證。策一五年計劃中，蘇聯教育經費共用一百五十五萬盧布，第二年計劃首三年為二百〇四萬盧布。一九三六年一年則為一百廿九萬盧布。一九三六年全國學齡兒童均已入校讀書，計二千五百五十萬人。近年來蘇聯高等教育尤有特別發展，一九三〇年大學學生共十九萬一千人，去年增至五十二萬五千。此數年間所訓練之專門人材共達二十八萬一千名。一九三五年中，大學中女生佔全數百分之三十八。

又學生大多數均獲得政府獎金。一九三五年政府頒給各大學，各工人學院，各技術學校之獎學金額共一、七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中等技術職業教育亦有廣大發展，一九三五年已躍至七十萬〇五千名，其中百分之四四。一為女生云。

還有兩個年輕的，也在同一工場裏做工，也是一樣的時間。又有一個工人說：「裏面都是年輕人，伊們因為不斷的勞動和缺乏休息，都陷在虛弱與失神的狀態。」這班女孩子生肺病的很多，伊們經常患憔悴、孱弱、胃口不良、背病等病症。有一個過來人報告說：「我覺得二十個人之中，總有一個人害這病的。」「這種狀況，實在比辦理得最壞的工廠中的情形更壞……這種地方晝夜密不通風，小女工們緊緊地擠在黑房子裏。」「女縫工自己也說：『這班身體脆弱的年輕女工所做的苦工，怕沒有一個男人支撐得住呢。』」還有一個醫學上的見證說：「男工從沒有工作的這麼長久的。」

這然而一切苦工的代價，却只是四先令六辨士一星期的工資，悲慘的住所，那些可憐的女孩子所吃得下的一點子食糧，有一定限量的麵包、白塔、茶，便是經常的食料，有時或許加些無人敢嘗的冷羊肉的皮片。（註二）在當令的時候，伊們就這樣過着生活，其餘的日子，便連工都無處做了。

這報告，它所發現的事實雖則是這麼驚人，但它並不會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不過隔了一年，有一個援助女帽工和女縫工的團體興起，目的在使這種事實給大家知道，喚起社會的同情。這個團體提倡星期日無工，十二小時工作（其中一小時為吃飯時間）以及每星期九先令的最低工資。這種種要求雖屬中庸，但只為極少數的雇主所接受。基督敎社會主義者在考驗這一般事實的時候，覺得造成上述狀況的原因，並不僅僅在乎人心的冷硬，他們以為癥結所在，還是由于工人數額的大量的供過於求以及工作的時間性。照調查委員報告，女縫工的做工生活，至多不過三四年。有一個見證人對他們說，「要不是新手從鄉間

▼首都女候選人產出

國民大會代表首都區候選人，業已全部產出，四十一代表名額中，有張默君，唐國楨等女性十二人。

▼禁販婦女公約審竣

國際禁販成年婦女公約案，經國民政府交立法院審查，迄已多日。茲悉該院已由外交刑法兩委員會邀請外交內政兩部代表開會審竣。查該公約第十條對於殖民地、保護國、海外屬地、或附屬地及委任統治國，除各簽約國特別申明者外，會規定皆不負本公約上之義務。我國以販賣婦女以上述各地為最多，且最殘酷，如任其不適用本公約之規定，殊為正義人道之玷，故特提出于國聯會，惜未通過。現立法院以禁販婦女，終有賴國際之合作，故審查結果，仍主張批准加入。

時時的加入，這生意可就繼續不下去了，而新開的工場怎麼少，於是犧牲品就時時出現了。女孩子除了做女僕以外，再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但僕役早已人滿為患。所有的選擇，就在縫工、賣淫、與工廠之間；而在一般的情形，第一種人到了時候，少不得跨上後二者的道路。

所謂協作工場，它的目的原來在減少這類情況，到此遂完全停開。它們不但不能改變社會上一般的習俗，而且連工資都不給。過了一個失望的短時期之後，它們就不得不停開，而設法援助那些淒慘的婦女的一切努力，也似乎全歸終止。那班男縫工，用他們自己的職工聯合會的組織，為自己的問題而掙扎；而女的却因身體太弱，工資太低，胆量太小，無從來防衛自身，所以伊們是沒有希望了。沒法去改進伊們的命運這一樁工作，却留待受感于他種思想的別的婦女來承擔；因為這是職業新路線的開端，它到終救濟了女縫工和女帽工，並且替伊們——可惜太遲了，而且到現在還是太不澈底——爭取伊們所需要的保護與改善。

當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正在努力援助女縫工的時候，關於別行女工的狀況，也有許多發現。理論上當然應該同工廠的長成同時發展的工廠法問題，在世紀中葉的時期，還只有方才吸引廣大的注意；因而那時候的謾罵與誹謗，是很可觀的。

產業革命遠在十九世紀以前已經開始了；在那整個革命歷程中，緊隨着婦女在經濟重要性上的微弱。伊們的從伴侶到寄生蟲的變遷，乃是一種行遠的社會現象，而伊們的由熟練工人陷為賤價勞動者，更增益了隨產業發展而來的紊

▼鄭秀毓博士返抵滬

我國第一女法學家兼政治家鄭毓秀博士，歷上海任地方審檢廳廳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國民政府特派駐法專使、立法院委員、暨上海法政大學校長等要職，前以公務繁劇，體健失常，曾往海外養攝，茲聞氏已於九月底返國抵滬，身體精神，均較前健壯倍蓰云。

▼婦女新運會徵隊員

首都婦女新運工作委員會，應南北京市防空協會之聘，担任京市婦女徵求隊隊長。該會乃于六日開會討論徵求婦女普通會員進行事宜。當決議由該會會員為第一分隊，婦女文化促進會等五婦女團體，為其他分隊隊員。



亂與災禍。這以前的變遷既已把廣大婦女羣衆的日常工作扭開，強迫伊們或者隨它進入勞動市場，或者閒坐在家裏；而這二者都免不了引到敗壞與不滿之一途，經濟寬裕的人，其命運是閒散，就由閒散而逐漸入于浮躁、虛偽與無稽；貧苦的人，其命運是賺工錢，就被人利用與過度的驅遣；而貧富二者都相信這是天生的自然法則，宇宙間註定了的方式。

女工的悲慘狀況，並不是十九世紀的新現象，不過它在那時才初次爲大家所注意罷了；而發現這狀況的人道運動，最初與婦女的狀況，也是毫不相關的，前者所注意的，僅僅是兒童的狀況。薛夫次培累爵士，他是三四十年時代這一運動的領袖與靈魂，籌辦了許多調查團，他們所公佈的調查實況，就連當時那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爲之大吃一驚。你相信勞動會尋它自己的水準，人爲的制限有礙貿易，這是極對的；不過一個人倘若知道一個四歲的小孩一天在做十二小時的工，他一定會去變更這種事態，否則就不相信這件事情。我們此地不能隨着兒童運動的程序，也不能專描摹已發覺的一切罪過；不過就在這兒替那些逼不得已驅伊們的孩子去做工、在暗中鞭打他們去上工、晚上再鞭打他們、好教他們醒着吃那血汗爭來的食糧的母

親們着想一下，大概不至于不當吧。伊們那種傷心慘目的狀況，只要一看政府調查團前的證據，便可知道，那樣悲慘，那樣痛苦，就是過了這麼多的年代，想起來還是痛心得很呢。

女工所忍受的，不單只代人受苦，伊們自身工作的情形，伊們所得的工資，儘夠震撼大衆的良心。這一類事實，因爲調查工作的進展，就已大白於世。男女工作時間都不是普通的，這種工作時間，可說是很危險而不合衛生；不過因爲女的更容易壓迫，工資更來的低微的緣故，伊們的狀況，也就同樣地成爲兩者中更不堪的一方了。

當工廠實況繼續被發現的時候，工廠職工方面，發起了一種要求規定工作時間的運動，不過這運動並不敢向直接的方向進行。要想當着雇主堅決反對的正面和當時流行的經濟學說要求規定男工作時間，這是沒有希望的，所以他們就採取了一種迂迴的辦法。這策略便是要求規定女工童工的工作時間，相信這樣一來，必然會促成機器的強迫停頓，那麼，結果，男子的工作時間，也就得規定了。『躲在女人裙後』這有名的俗語，原來出典于此；這是一個尙稱勝利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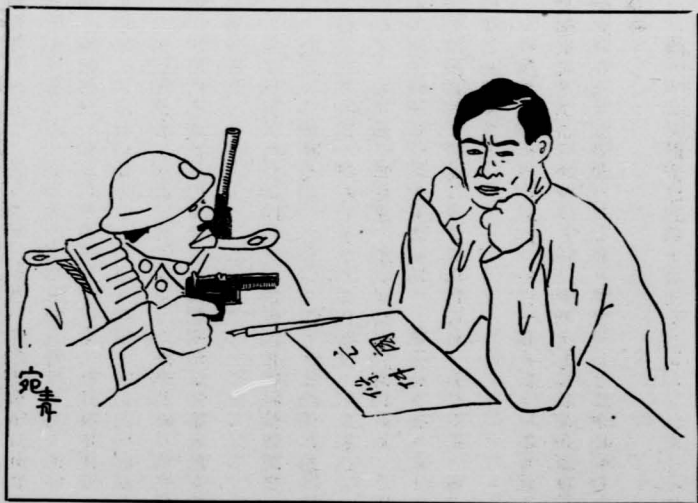
經過許多披露無遺的報告的公佈，經過若干小規模的

試用的方法之後，十小時工作案，就在一八四七年通過了。本案規定女工與童工的工作時間，爲十小時一日，至于男工的時間，法律上雖無明文規定，事實上也和上案相符了。

當這議案在長期掙扎中的常見，男工所表示的第一件焦慮的事情，便是婦女被雇的數量。這一點是很好玩的。

女工的數量，的確很大。例如一八三三年在蘭喀夏 (Lancashire) 所有的紗廠裏面，女工有六萬五千人(其中一萬零七百二十一人已婚)，而男工只有六萬人，婦女勞動的賤酬以及伊們屈服于較多工作時間的不幸的自在，增進了這個不平衡。在一八四一年的時候，有幾個暫時的調查團來，甚而至于提議把一切女工慢慢地從工廠工作中放伊們出來。不過這方面事情，毫無實現，即連應該規定一種比較的人數比例的中庸要求，也沒有結果，所以法律對於婦女勞動唯一的無能力的規定，可說只有在爲保護伊們起見的一點。紡織工人採用了以男女共同組織的聰敏辦法，要求給兩者同等的計件工資率。這個抵抗困難的方法很有效，不過它的範圍，僅限于採用這方法的紗毛兩業。其餘各方面，仍由習慣採用限制的方法，慣例也依然沿用着，而婦女在產業方面的發展，可謂受了嚴格的制限；其時一切

接受乎？



工作，除了紡織業以外，對於伊們的限制在不熟練和工資低劣的線上，都立刻實行起來，而問題也就隨之而生了。十小時工作運動尚未獲得一八四七年議案通過以前，另外還有一份更直接有關係婦女在產業雇用上的事情，驟然間演劇似地出現。薛夫次培累爵士，在他早期爲廢止童工而鬥爭的時候，在鑛業與工廠雇用童工管理委員會中謀得一職。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在一八四二年才與世人見面。

委員們爲使這報告一定有人看見，特地插入了許多照片；書內照片的有勁與驚人，使他們毋庸加緊述說，因爲這教本已經夠了。這裏面有六歲或尚未到六歲的孩童在幽暗寂寞的地下層做十二小時的工——疲倦、受冷、和吃驚——的證據；有小女孩一小時又一小時的提着大筐的煤在峻峭的坑道上或長而危險的梯子上蹣跚往來，也有女孩子和女人，像小馬一樣地裝着馬具拖小車，在粗糙狹窄不穩的坑道上葡萄掙扎，滴着潮氣，衣服直剝到腰際。

「女工往往做起重或是用力的工作，」委員說：「伊們和那班孩子，都不被當作人看待的……有些雇不到男工童工的地方，女工都情願去做；伊們在很壞的路上做工，水一直浸到膝蓋，身子幾乎彎到成一種對折的姿勢；伊們

終年累月在地下，直至分娩的最後一個鐘頭爲止；伊們的腰和踝，全呈隆凸的畸形，往往未享天年而夭亡，否則，便是更悽慘的「彌留的生存」。……女工在那種洞裏像牛馬般地拖拽以後的情狀——出汗、疲憊，常常還有眼淚——真是慘不忍觀；然而，當工做完了，伊們再來上手的時候，伊們內心雖則如何憎惡它，做起來却又是帶着驚人的精力。」

女工們提供證據的時候，很清楚地把這種情形說出。有一個說：「我腰間綁一條帶子，還有一根鏈條串過我兩隻腿，用手和脚一同往前走。那路峭極了，我們得抓住一條繩子，沒有繩子的時候，隨便什麼抓得到的東西……我的衣服，差不多一天到晚是濕的……我要拖、拖、拖，一直拖到我的皮都擦去；我們回來的時候，那條帶呀，那根鏈帶，就更難受了……。」

「我有一個孩子在坑裏，」另一個人說，「我就用裙把他從坑井裏帶上來的。」女工們就用這樣簡單的話陳述伊們的狀況。這種狀況的公佈，當然造成了深刻的可怖的現象。

薛夫次培累爵士提出禁止女工和十歲以下的童工在地下做工的議案的聲援，並不覺得多少困難，上面的報告公

佈後不上幾個月工夫，這議案便通過了。人人都巴不得終止這類醜事，但是沒有一個人，連薛夫次培爵士自己都不曾，想到過那班女礦工不能再爬過地之腹部去賺伊們每日的麵包，伊們將有餓死之憂。把伊們的受雇猝然全部停止，事實上確乎使其中許多人（註三）轉入異境，不過或許是同樣危險悲慘的狀況，後來縱使有幾個少數的慈善機關起來救濟伊們，但那裏足夠？停止婦女不當的受雇這一件事實施之後，社會上的不安是緩和了，那班受罪的人，也得各人碰自己的命運去了。婦女的利害關係，對於政治家

略 史 運 婦 國 英
是有伊們丈夫保護供給麼？勞傷婦女，终于在時代的善思與善感中被遺忘了。忽視的簾幃，又在伊們面前放下，而女性礦中人口的狀況，也不再聽到，直至一八八七年鑛井事件。

礦業委員會的報告，是一種可怕的讀物，後面所附載許多別的文件內，揭示在他種職業上，其虐待的程度，不下于礦工。不過在那些地方，不曾嘗試猛瀉劑似的禁止女工的捷徑，工人的待遇，仍因一般工廠的立法的增進而改善。無論什麼地方，無論當時和現在，女工之比較的惡劣的地位的根本毛病——較低的工資——還是原封不動。及

後職工聯合會運動漸漸有力量了，習慣也日趨決定，並且被安置於法則協議中而視為神聖，而婦女在為產業上次員的地位，也就似乎成為宇宙程序之一部。男子的工與婦女的工，漸漸有了很清晰的標幟，很嚴格地區別着；婦女的工，有要用大力的，有很輕泛的，有需要熟練的，有極簡單的，但其中却有一個共通的要素，便是伊們的工資，都低微到不堪。

（註一）見一八四三年雇用女工第二調查團報告。

（註二）見一八六〇年海倫水（Heeln Lyndey）著無家可歸

的窮人。又見札司開爾夫人（Mrs. Goskell）著悲哀，

握透敵油特（Walter Besant）著小說，以及瑪利蘭姆

（Mory Lomb）關於『針線娘』的文章。

（註三）據一八四一年戶口調查，在地下做工的婦女，共有二千三百五十八人。

（未完）





實生

在衙門裏

相

「做官莫做小，做小討煩惱」，兒時給母親「說書」，唱到這一句，總有點不大明白，現在身歷其境，才覺恍然大悟。

我目前是在一個市府隸屬機關裏「做官」，做一個書記官。當三年前來此的時候，我曾經要求我的親戚周君——就是介紹人——替我說項，請求一席比質高些的位置，因為自己覺得大學畢了業，來拿這五十塊錢一月，實在太為慚愧，而且除「書」和「記」之外，的確自信尚有其它的所長。但是入世的第一個經驗來了，周君不高興了。「什麼，一個初出茅廬的學生拿五十塊錢一月還不夠，那就請待價而沽吧！」但這還不算打擊。真

的打擊，乃在四處張羅職業而無着！親戚、朋友、老師、熟人，大都很相器重同情，但却沒有一人能惠我以一臂之助。求學時代的雄心與壯志，到此已打了一個好大的折扣；小學時代先生們對我們所說的「後生可畏」，中學大學時代教員們所說的「青年有為」，「青年的宇宙是廣闊的，青年的前程是無量的」等等娓娓動聽的話，在我不過成了一種諷刺。生活的重壓，叫我抬不起頭，個人出路的渺茫，更使我望不見前途有任何光明。不得已，紙好蒙着一鼻子的灰再去見周君，表明願當書記的意思。

還算不幸中之幸，那位置雖隔了個巴月，因為裏面的長官日夕有他調

之謠，還不曾找人填缺。周君，大概是看了先父的臉上，仍為我作二度的推薦。我終于進了這個機關。

光陰是刻不停留的，我來到這裏，轉眼快要足三年了。在一般鄉鄰朋友看來，以為×某在衙門裏當了三年的官，一定福面團團、腰纏萬貫了，詎不知三年前的旗袍，現在都穿不着了——不是因為不時髦，而是因為尺寸太大了——十二三歲的時候舊衣服，反而合身合架起來。至說我的家室，更是空無所有；每月除所得捐外，什麼水災捐、旱災捐、航空捐，甚至於為個人祝壽的壽捐，名目繁多，動不動便是十來元一月。別的如某秘書某科長添兒抱孫，喪父葬祖，也須現

金送禮。我們職位雖小，但在這一點上，却是忝叨平等的。而且不必自己費心——不等我同意——，會計主任早已代為在薪水項下扣除了。此外，其他的同事，在多數人送禮的時候，我就也不得不送。一年三大節，當差的賞錢是少不了的。這樣，每月除膳和宿之外，若再添件衣服，買本書看看，三十天的血汗所得，也就完了。

我本來是明令被派在第四科當書記的，凡是第四科裏所有文書的繕寫，都歸我一人包辦。後來不知怎麼樣，第二科的文書也叫我來繕寫了；到現在，除了設有專門的文書股的第一科外，其他三科——二、三、四科——的抄寫工作，都推到我一人的頭上來了。有人告訴我這是因為我的國文程度比別科書記好，字迹來得清秀，有人對我說是因為我太好說話了；更有人說因為我沒有強硬的靠山，被大

家看破了弱點。第一點我不敢承認，第二三兩點是有幾分真理的。不過我以為凡事最好名實相符，當初的委任狀上，何不把第四科書記字樣，寫作二、三、四三科書記呢？我並不想吃飯拿白錢；尸位素餐是要另有一付本領的；不過我始終不明白把三人之事推在一人頭上的情形竟能持續到如今長久而不被糾正！不但不被糾正而且還似乎覺得浪費，看我太閑！記得有一次我抄好了一本極長的呈文後，時候已竟下午四點三刻了（我們五點鐘下辦公廳）我因為一方面別無新工作可做，一方面又是快到散值的時候，所以就拿了一張報紙翻閱。不料事不湊巧，×秘書忽然下臨四科巡視。此時多數人在閒談，三五個人在翻報，我們的科長不在室內。×秘書身未進門，就一眼釘住了我，說：「×同志，你怎麼在看報？好好，你們都在看

報！」看報！在我想來並不見得是一樁壞事，一個位卑職微的書記雖無資格看電影廣告，百貨公司大減價廣告，然他的對於國事關懷的心腸，並不因其地位之低下而喪失了。何況那時分內工作已經做完；開眼坐着望天，何如低頭看看報紙？

照我的年齡和我平素的性情，一定要站起來把這些意見提出來請教請教他，究竟犯了什麼大罪名不成；可是「世故」的鍊子，已緊緊地束住了一顆曾經受不住絲毫不平而倔強的心，青年的鋒芒，是敵不過經驗的礪石的。×秘書是我的上司——雖不是直接上司——，一個人和上司碰釘子，那不是雞子觸石子，自找晦氣？所以我終于並沒有作聲，只把方才在看的這張報紙攔開了。

我們的科長 是教會大學出身的。教會學校裏出來的人本來有三分洋

氣，現在再加上些黨氣和官氣，便成了一個「三不像」。有時他在辦公室內鄭重其事的訓話，叫大家應該努力工作，一天應該有一天的工作；但是努力些什麼工作，一天辦些什麼工作

，他老人家却不管了。事實上他自己一天到晚在局長室、祕書室裏兜圈子。一日八小時，大概遲到早退，實數不過三四小時的樣子，而留在自己一科辦公室內的時間，平均起來每日就不到十分鐘。有時不知什麼風兒吹得他高興了，就跑來說着玩一陣：「委員長今天請我吃飯去——明天我請你們大家到我家裏去——我的家呀，喔！我的家！」

我是我們一科裏最小的一員；但是科長老爺却很忽視我，他常常有意無意地說着：「今天抄幾篇東西？」如果回答是兩篇，他就會接下去說：「哼，兩篇！八毛錢一篇——啊

呀，一塊六毛錢一天，一塊六毛！」這表示科長老爺的珍惜公帑，也所以揭露小職員的工不償值；但不知科長老爺十塊錢一天努力些什麼工作？簽到、兜圈子、跑地板吧？

我們這裏的女同事一共有十幾個，但沒有一個人的薪水是超過百元的；最普通的是辦事員，最高的是科員階級，雖然其中有幾個確乎有相當才學，但是身為女人這一缺點，足夠為陪末席的理由了。現在是賢妻良母論重修廟宇、佛裝金身的時代，婦女不被逐回家庭去，算是萬幸了，誰還敢作過分之想呢？

在學校的時候，無論有什麼事情，總是女學生在前，男學生在後，現在，則什麼事情總是男同志在前，女同志在後了；做紀念週，吃中飯，散值回去，男同志們總是趾高氣揚地搶上前，女同志們悄悄地尾隨在後。

甚至門警——當然是男同志——看見男同志馬上立正，看見女同志却若無其事；上焉者老遠望見女同志出來了就把頭一扭，眼睛望着別處，算是沒有看見，下焉者還要少息着對你蔑視地微笑。最可笑的，當一男一女出去或進來的時候，他就會很敏捷地立正少息，少息立正，不惜振其精神，勞其筋骨，而却不願女同志受一個附帶的敬禮，好像七尺鬚眉，對一個女流致敬，會辱沒他的堂堂的（？）丈夫

之氣。在身受歧視的女同志們，不用說是覺得很難堪，有時大家實在想去告局長；但再議論一下，似乎這件事情又太小；女人已經被人家視為拘小節、「難養也」了，何必再添些資料進去？而且門警這種重男輕女的態度，並不是什麼祕密，天天領導三民主義（晨辦公前一刻鐘），口口講「革命」的長官們，如果真的奉行三民

主義，早該把這件事糾正了。

「吃一行，厭一行」，但是我之厭倦目前生活，却並不因為「三年」的故態如舊。我想不出生活的意義。廿年寒窗，是爲了一副油條大餅、兩頓包飯麼？不被人當人看待，不能做些人所應做的事情！自殺吧？不能；現在的女人是不能自殺的；自殺，便是證明伊有了難以生存的、不名譽。自己死了無知覺，何苦來重累家人和親友？逃世吧？不行；什麼教派我都根本不相信。唉！何處是我的出路？何處是和我同病者的出路呢？我想不是拜「老頭子」，也不是捧「領袖」，而是共同起來先償還一筆民族的大血債。爲此，所以我仍舊假癡假呆地在「衙門」裏飯混吃。

一個被羨慕的人之自白

蘭英

我常常聽到有許多人羨慕做有錢人家的太太，說伊們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進出有汽車，侍候有僕人，殊不知伊們內心的痛苦，是無從去訴說的。單就筆者的生活來講已夠了。

我們雖然談不到有錢，可是自己也有一所價值頭二十萬的住宅和兩輛汽車，上下也有二三十個傭人，那也就夠得上給許多人羨慕的資格了。

我們住在這洋場十里的大都會中，生活確是有說不盡的難。整天坐在家裏，雖然有大花園，大房子，可是日子久了；仍不免要感到悶氣無聊。想出去玩玩呢，又怕攔着綁票，所以一出門除汽車夫之外，不得不在身邊跟定一個保鏢的，好像有罪的犯人一

般，到一處地方，要受別人的監視。所差者，不過程度上沒有像犯人那末嚴重就是了。但這是我自己坐在家裏悶得荒想出去玩，自找罪犯；此外還有許多時候，都是爲着免不了的應酬討麻煩。好比有一個朋友的兒子結婚了，我們既然是捧着這副空場面，總不得不湊集一份像樣的禮去送。尤其是朋友的女兒出嫁，這一份粧奩要送出去就再也沒有比這個煞費苦心的事了。第一要體面，第二要合受禮人的胃口，第三要永久，第四要省錢。這真夠搜索枯腸，用盡腦筋，有時跑遍三四天纔成功。過後自己要去吃喜酒，也非買幾塊新花樣的料子做幾件新衣服不可。這裏自然也要費上好幾

歡迎批評

一天光陰。一到吉日，將近三天前就要去幫幫主人的忙——去招待些客人，應酬應酬，同時家裏的一切，也得要預先安排妥當。俗語說：「一心不可二用」，像我却非一心二用不可，因為我身子雖然在別人家裏應酬，我的心老是記掛着自己家裏的事情，家裏雖然有許多傭人，也有管家的；但是，一切主意仍須我自己發出。

有時碰得巧，不約而同地這一家朋友請吃喜酒，那一家朋友請吃壽酒，另一家朋友家裏開弔。那時真像坐在風車裏轉，一份份地把禮送出去，再一家家親自去弔賀。我記得在今年夏天，我剛遇着兩位朋友家裏有喜事。一位是娶親，一位是嫁女。因為娶親的朋友那位新媳婦家，也是我相契的朋友，所以一嫁一娶，來來往往，忙得我不亦樂乎。日中大開筵宴，晚上還有堂會，還有什麼名伶會唱，使

我不得不挨到夜半兩三點鐘纔回家安睡。

每當我天天應酬得力竭聲嘶的時候，常常有些意外的事情發生。這一次我正想吃完喜酒安靜幾天，忽然來報一個朋友去世了。我本來為着伊的病也天天去探望，那幾天為着兩家朋友的喜事，使我在沒有一點空的時間，抽身去探望伊，幾乎連伊還病着我也沒有想到過。一聽到伊死了，真叫我愕然一驚，我只覺得伊未免死得太快，使我又要拖着疲憊的身子去弔喪。

得不到絲毫休息的我，第一天上午去弔喪，第二天又去送出柩。只得坐着汽車糊糊塗塗地緩行在靈柩後。我只看見前前後後都是汽車，左右兩旁都是些瞧熱鬧的人。我心裏也不知悲傷死者，也不知喪禮的熱鬧。我怕我會吃熱發昏，時時含着亮晶晶的

仁丹，一心只希望這喪禮快快過去。我怕這許多應酬，只想回到家裏去安睡一會休養一下紛亂了幾天的身心。我記得，我在這一場應酬忙碌之下，吃了幾天藥，過着幾天的床上生活；磅一磅身子，老老實實足足少了七磅多。這種苦楚，我想一定是普通羨慕我們生活的人所想不到。

那末或許也有人問：你的朋友總不見得生這樣多的孩子，天天有喜酒吃吧？那倒是真的沒有這一回事。可是在我們這一夥人中間，雖然沒有什麼婚喪二事的大動干戈，我們却幾乎也少不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舉動。譬如今天是誰的小生日，大家就紛紛往誰的家裏跑，誰固然不得不招待大家，大家也不得偷懶不往誰的家裏去熱鬧熱鬧。這樣一來，你生日，我生日，伊生日，來來往往輪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整整地安靜坐在家

裏，就連六十日的一個零數也夠不上。有時我想今天總可以坐在家裏安穩地和小孩子玩玩，或是和家裏人談談家常事了，驟然間，電話鈴一響，不是請你上某館子吃時菜，便是請你到某大戲院觀名劇去，那就不得不答應伊們，尤其是不得不還請伊們的，不然的話，好意思常常吃人家的白食，看白戲？

啊！說來話長；連我們家裏的電話也正在團團轉，一天到晚不是張太太來問好，便是王太太來請打牌。要是不去呢，又恐怕招怪；要是去呢，輸贏那麼大，也吃不起虧。俗語說打牌是『解冷解熱解飢餓』，這雖然是形容得太過火了些，至少總是因為消遣尋快樂而去打牌的，可是我的這種被迫而去打牌的，真是比坐幾小時牢獄還難挨，因為結局的輸贏是那麼大，常常使我心裏起恐慌。我可以說一

句，我一生在這打牌上面輸贏相抵，足足花去我將近十萬的資產了。我所花去的錢，並不是因為我想消遣貪快樂去找牌打，乃是為着交際應酬。拆穿了說，實在是被迫的，不是出乎我心所愿的。

上述的事情，都是我這幾年來的實生活，是普通一般人所羨慕，也是我所厭棄而不能擺脫的。因為在這萬

惡的社會裏，不由你抱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態度，不去附和他們。否則恐怕就要常常使你不得安身。不過我清夜自思，確實替我自己可惜，早年辛苦得來的一些學識，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我竟會在這樣的無聊環境下過活，還有什麼話說呢？金錢害人；我現在就是一個被金錢征服了的囚人。

本 刊 合 定 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

齊。

定價 每卷僅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

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啓

英國 在 法律上之地位

Mauid Croft 著
金石音譯

◀ 每冊七角 ▶

經售處

法政學院
會文堂
作者書社
生活書店

光是勸用國貨就行了嗎？（雜感）

集 熙

國內有一部份所謂高等華人，每喜歡把事件失敗的原因，輕輕地往『道德』兩個字上一推，從個人的小失敗，社會各部門的大失敗，以至於國家的慘遭壓迫，都少不了嘆幾聲『世風日下，道德淪亡……』一類玄而

賣國的醜行；另一種人却在幫着他們粉飾太平，只要有扯的可能，就扯回道德上去，還有那種一天到晚談唯心的呢，雖不必說他助紂爲虐，但結果也沒有多大的用處。

妙的腔調。現在，我們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大眾說，立刻起來英勇地『抗敵救國』；但那一部份人却在喊『道德救國』，勸人講禮義，知廉恥，滿口的仁義道德。我們承認講仁義，講道德是好事，不過有的人嘴巴裏禮義廉恥，行動上却『恬不知恥』，把一塊塊的土地，拱手送給敵人。還有的人一向默在觀念論裏，把仁義道德孤立起來。說到這裏，就曉得一種人是拿道德做幌子，以掩蓋其

日貨打擊得不能立足又怎麼辦呢？
九月二日上海大公報載：『本市國貨運動聯合會，業已錄取之女訪問員，於今日上午辦完報到填志願書等手續以後，即由該會負責人黃任之指示以訪問主婦勸用國貨之計劃，并暫定滬西爲中心區域。』不錯，滬西的人家多半有錢而且有閒，以之爲訪問的中心，是比較一向籠統地以各界婦女爲對象，來得進步一點，同時『訪問』比『推銷』也來得巧妙而新穎，容易引起刺激。闊太太醉心裝飾，非洋貨不用，是該勸啊！不！還該懲罰！也不算冤枉。

譬如：勸戒黃包車夫不打赤膊，勸告女人服用國貨，這在提倡者的主觀上，無非是叫他們與伊們從『知廉恥』做起，功德無量，無如黃包車夫沒有電風扇吹，沒有冷氣間坐，沒有冰其琳刨冰吃，沒有蟬翼般的紗衫穿，不打赤膊怎樣呢？苦口婆心地勸女人服用國貨，當然有其部分的理由，無如買洋貨的都是些特殊階層的貴婦人，大多數婦女根本買不起，這是一層；再則，走私的東洋貨冒着國貨的牌子充斥市面怎麼辦？國貨被傾銷的

但是，話要說回來，勸伊們用國貨，能不能勸得醒，尚且是一個問題，伊們手裏有的是銅鈔，心頭一癢，像那樣精巧的洋貨，你能保險伊們永不再買嗎？真能受什麼良心的驅使嗎？再退一步說，就算真的給你勸得激

底覺悟了，實際上，果能抵制敵人的經濟侵略嗎？在「九一八」，「一二八」時代，跪哭團，錫奸團……等等活動，曾經做過一番勸告與警戒的苦功夫，各大都市都實行過，工作不能說不緊張，效力也不能說一點沒有，然而會幾何時，如潮湧似的日貨，在敵人的武力掩護之下，傾銷得使我們的國貨市場「依然故我」了！

我們不能把一切罪惡統統推到客觀環境上，主觀上的努力也是必要的，不過如果把主觀與客觀的聯繫分開來，就不容易幹得通了。所以只是空洞地勸用國貨，一面却忽略了敵人以政治力量或改頭換面將敵貨暢銷於國貨市場，結果等於鑽牛角尖，勸到了整個國土被敵人掠奪去的那一天，你怎樣講良心，也不容你講了。我們也來說句古話：「治水清源，斬草除根」，要從根本上着手啊！

我們再貢獻點意見吧：與其訪問主婦，勸用國貨，不如改為勸伊們動員抗敵，勸伊們監視丈夫不走漢奸之路！就是訪問漢奸太太也無妨，勸醒伊，再勸醒伊的丈夫，大家一同走上救亡的路！固然生活決定意識，希望

梁漱溟論女人

鄒平鄉建研究院同學通訊第十七號上我見到梁先生的偉論。「對於人類女性的認識」中有這麼一段妙文：

「女性該幹些甚麼呢？這個，天已經規定好了。怎樣規定安排的呢？就是男子的使命是創造，女子的使命則是那創造那創造的根本——就是創造人。彷彿在自然的安排裏，說人就是指男子，說女人則是人的根本人的母親，她不能直接做人的事情而是做創造人的事情，自然的安排恰好如此。」

漢奸也救國，似乎抽象，但是天曉得，比起來，到底略勝一籌。

無論如此，到現在，大家都該把兩隻眼睛集中到「抗日救亡」這一條戰線上，其他消極的辦法，縱然不含毒汁，也不免隔靴搔癢啊。

金 豈

瞧！梁公不但是宿命論者，他更參透了天機！

這裏，按照他這套邏輯推演下去，我們不妨設一個比喻：「母牛的使命，就是生小牛——即所謂「創造的根本」，因之母牛是牛的根本，牛的母親，它不能直接做牛的事……。」推及驢馬，亦莫不皆然！

若再進一步，我們不妨說：「公豬的使命就是製小豬，因為牠被主人整年的豢養着，而所以不去其勢者，蓋指望其有所作用也！」不知梁公以為如何？



老媽媽 (報告文學)

落葉

老

媽

媽

我認得老媽媽好多年了，每回碰頭，伊總是笑嘻嘻地說：『啊，先生你真好，能夠做事；一個女人到底終要讀書識字的好。』這簡單的似是讚美又似歎息的話雖則有時候一年當中只能聽到一二次，但是它總深深跟着伊那瘦小而端正的容貌印在我的記憶上，永不消逝。今天是一個陰雨的初秋天，窗外風挺大，挾着塵土黃沙，猛撲進北窗來，寫字台上已厚厚地蓋罩一層灰黃的毡子。我放下筆，探頭出去，想把玻璃窗關上，意想不到老媽媽忽的從窗口出現了。『啊，先生，你真好，能夠做事；一個女人到底終要讀書識字的好。』伊說着，做出一個很悲鬱的微笑，笑得有兩條灣灣

的綫紋在伊的俊俏圓整的鼻尖邊；已經下陷了的寬皮大眼睛，也竟放出一絲晶亮的光彩。『噢先生，你要關窗嗎？外邊風真大。我來代你關上好嗎？』

『不要緊的，老媽媽；你到什麼地方去，又冷又大風？你不到我這里坐一下嗎？』

『謝謝你，先生！我是想躲躲雨哩。你看東面天邊的黑雲，飛跑得多少快。快要下雨了。唉！秋灑子真是抓不停，忘記帶套鞋和洋傘。』老媽媽說着，已從我給伊打開的門口跨進來了。

『老媽媽，你還在那里嗎？好久不見見你了。』

『先生，我的東家搬家了。現在我們住在梅家宅第三條街八十三號，所以難得走到這邊來。先生，你倒還是像從前一樣，不肥點不瘦點。唉！你看我頭髮白得多了嗎？老透了。要是在路上碰到，怕你會不認得我老媽媽呢。』

『不呢；不見得比從前老，你還是很清健的。但是你也可以回家休息休息了——你多大年紀了？』

『年紀——唉！先生，說出來倒不大不小，我還只五十剛剛出頭。命苦，苦了一輩子，前生作孽今生了。先生，你小少爺沒有？』

『沒有呢，一個都沒有呢。你已經娶了媳婦了吧？』

「啊！先生，媳婦倒終算有一個了，今年十九歲，和我兒子同年紀的，媳婦前年娶過就生了一個小狗，壞了；去年又生了一次，是個女小狗，也壞了，所以沒有孫子。唉！我還是白白操心；不曉得什麼時候呢！」伊說着，似乎感慨非凡。

「不要性急；」我安慰伊說，「你的兒子還很年青，有的人還不會討親呢。」

「是啊，先生！他是我着末的小狗哩。我有過六個小狗，統統沒有領大；現在我爬了一世，就完完全全爲他，想幫他一點忙；不然，誰高興這一輩子的債呢？」

「債嗎，什麼債？怎麼要還一輩子呢？」

「唉，先生，說出來我老媽媽又會給我們東家少爺說的，真是眼淚鼻涕流不完了，真是苦命哩。還是不說

的好。」

「不要難過吧，老媽媽；你年紀也大了，稍稍再等一兩年，還是回到鄉下去住住，好在你有兒子媳婦了。」

「你的丈夫呢？」

「啊，先生，說起來就說不盡了。他是個無撩摸的東西，從年少到老，這死人現在還活着；真是活現世

！他一定是我前生的怨家對頭！去年秋天病倒了，兒子上來叫我回去，我是一點不客氣的對他說，「你死了，死了我們把造房子多餘下來的木板來釘你。誰有錢給你買棺材？現在媳婦不肯留飯給他吃，真是叫活報應！」

「呵！老媽媽，你說造了屋子，是誰造的呢？你的丈夫嗎？」

「配！他配！屋子是我爬來的哩

。啊，先生！我造了三間房子，真是好極了。南三間統統有地板，北三間統統是方磚。在蘇州鄉下要格末考究的

平屋是很少的，造的時候，連屋外七八畝地，一共花了一頭兩千塊錢呢。先生，你有空的時候到我們鄉下去看看。」

「好的；那一定是非常好的。你自己爬到一頭二千塊洋鈔，真夠辛苦了。我想現在你應當去住它幾年才好。」

「不能，先生；就是到死都不能夠了。那個活死人害我。我自從十五歲嫁給他，十七歲婆婆死了，十九歲公公也死了，死的前幾天，還把十多畝花利田押出去，鴉片煙吃得一場糊塗；外面煙眼瞎眼，算算共總八百多元。公公只有一個兒子，當然都傳下給我們那個活死人。叫我到上海來，我只好來了，身邊一個盤川也沒有，因爲公公死後買棺材用，把我的嫁裝都當完了，一點沒有東西可以上當了。我坐了小航船，三天三夜，就從那

州香池村（譯音）來上海——那時候上海也像鄉下差不多，東也是樹木，西也是墓墩，一點也沒現在樣的熱鬧——我因為不帶路費，只好對航船上說暫欠幾天，等我有東家時奉還。他們也答應了，說下班船上來時還可以的。

「問薦頭行又問得苦苦惱惱，後來終算問到了，而且天照應，運氣真好，就有一家廣東人家叫我去做了，

工錢是七塊，後來加到八塊，因為說話慢慢學會了，並且我還學習會燒廣東小菜了。東家娘娘吃鴉片煙的，我又學會了打煙泡。那個時候做娘娘的少，鄉下人種種田，有吃有着，雖然吃得薄些，穿得破點，比現在到底好得多，所以在上海做得順手的娘娘大姐，工錢起碼七八塊。現在苦了，我在老東家屋裏，今年十七年了，五塊一個月的工錢，還是橫也睡罵，豎也

睡罵。可憐我一切看我小狗面上；想東家橫豎個個差不多的，啥人曉得窮人的苦楚呀！」老媽媽垂下頭，顯得很是慘澹。窗外的風怒吼着，搖震窗門上的玻璃，夾縫里鑽進來的尖風，把我的窗幃吹得飄舞起來了。我肅然望着這窗幃一左一右的擺動，竟然一時找不出話來安慰面前的老人。

「那時東家娘娘離開薦頭行路很遠，我要替換衣裳了，總得跑上老半天到薦頭行里去換，直等做滿一個月，拿了工錢，付清欠他們的薦頭錢，還清他們代我填出六十四個航船錢，才把我的小包袱帶回去。這樣我接連做了九年，一個錢也不花，統統還債，多下來留給家用，因為活死人只在鄉下種了四五畝花利田，是不夠吃的，他又常常來要錢去賭博。幸喜我又常常生小狗，生一個小狗，就得出去做一年奶媽。做奶媽賺得更多些。等

孩子斷奶後，再回到老東家那里。這樣九年之後，把公公的債戶統還清了。我真高興。我想祖上沒有田產房子傳下，我們應當自己來爬一點，傳給自己的小狗的。那個活死人也同到上海來。我的老東家薦他到工廠里去做老司務，想不到他比在鄉下更「無撩摸」起來，賭博之外，又弄女人，喝酒。我每個月的工錢他統統拿去花完。我又有喜了，只好回去，一邊種田，一邊生產。等小狗落地兩三個月，重新出來做奶媽。這樣，又過了七八年。我是有一些積蓄了，賺的錢除出他每月花一半外，我開始想置產業了。現在的老東家代我想法放存起來。

「除做奶媽暫時工作外，我一場刮子只有三個老東家：第一第二是廣東人家，工錢都大。現在是本地人，工錢最小。但也沒有法子。現在的薦頭店月坐滿，有五塊一月生意，已

經是幸氣了。但是這活死人不會明白，他還是死活釘着我。幸喜我的老東家不肯發給我工錢，活死人上海住不得了，回到鄉下去種田，這樣，在五年前，我就在鄉下蓋了三間平屋，前後一斷，就是六間。我巴望可以住上一頭十年，也不枉吃了一世的苦楚，啊！先生，那個活死人真作孽。他看見我造了房子，又買了田產，立刻又大發作了，賭呀、吃呀、嫖呀，債欠得一屁股。他拍着胸對人說：『借錢給我，怕什麼呢，我有房子田地地主，難道會少你們一分一毫嗎？鄉下人個個借給他。你看先生，官幫官，吏幫吏，男人終幫男人，忙的他們都來對我說：「喂！把錢還來。你的老公欠了我一百塊大洋哩，連利息是一百三十塊，要是遲了，你的田讓我種，房子讓我住！」他們竟然在年底趕到上海來向我追債，飯呀、點心呀、

宿小客棧呀，都要我回鈔。他們說他們都是爲了討債來的，還好意思不接待他們嗎？」

「唉！老媽媽，你的男人這麼無法無天，你應當離開他，不理他，何苦爲他受盡磨難？」我氣不過了，說。

『不能夠的，真的不作興的。在上海，先生，我聽人家說，不對是可以走開的；在鄉下，就難聽。你逃到什麼地方去，都有人要罵你是個不好的女人的。我苦苦惱惱跟了活死人三十四年，生了六個小狗，雖則現在只留了一個最小的，其餘的五個也都是我一邊做奶媽，一邊貼他們的三塊一月的奶錢養的；此外，還要常常買點洋布，買點糖，送送貼奶的人家；但是我的小狗個個因爲奶水不夠，領回家時，活死人又不照顧他們，所以總是不到五六歲就死了。這個小兒子是

在我弟弟家里領大的。我也貼了兩塊一月的飯食，直等到十歲，我弟弟才把他送還我。爲了兒女，我也用盡心血，用了不少的錢。他們一生一死，都是壓在我做娘的肩膀上。我妹妹常說我既欠丈夫的債，又欠兒女的債，欠公婆的債。唉！我真苦命！」

『你有弟弟和妹妹嗎？那他們不能幫忙你一點嗎？」

『他們都很寫意。我妹妹運道更好，伊家中有大菜司務，有汽車，備人一共有八個。我的妹夫，那大英人，他叫我留在他家里做做。他說：「別人出你多少工錢，我們也出你多少；總不見得會少的。」這洋人從前是船上二副，那時他娶一個廣東鹽水妹。啊！說起來可笑，我初來上海，聽說鹽水妹，總去打別帶的娘姨，不是就是把梅子用鹽泡浸一番的意思，真是土老兒。後來我娘在鹽水妹身邊

幫了三四年，那個廣東女人發瘋了，那大英人是一個月只能回來一二趟的，那瘋子有錢，天天出外買東西，從鐵灶頭買起，一直買到房間里的擺飾爲止，天天買，天天買，後來一幢洋房里堆得滿滿的，連一只脚都放不下了。洋人回來，驚了一跳，只好看看發票，揀大店家的整批東西退回一點，告訴他們說他的太太有點歇的；但是大半東西不能退回了，只好堆積起來。洋人請了假，跟着瘋家主婆東跑西跑。伊一邊走，一邊笑，一邊吃東西。洋人把伊送到醫院裏去，也醫不好，又過了一年光景，伊死了。那時候我妹妹上來看母親，也想做做小大姐。那洋人說不來中國話，就一邊指指胸口，一邊指指我妹妹，意思是要娶伊。我娘起先不願，因爲他是洋人，像什麼呢。後來想想他對瘋子那末忍耐，那末好，替瘋子穿衣、脫襪

、洗身，他的良心不差，也就肯了。啊！妹妹命運好不過，嫁了不到半年，洋人做了大副了，又是半年光景，洋人換到公司中做大班了。伊命里註定有福，洋人請了三個女先生教伊英文、鋼琴、中國文。唉！說是姊妹，我的命就苦到這個田地，我前生一定造了孽債的。」

『不是的呢，老媽媽，你妹妹嫁的男人正當，你的丈夫混蛋；並不是命運不命運。你現在還來得及，趕快不要理他。』

『不對，先生；今生今世是不能夠了，除非來生。我有時恨他切骨，只好罵他一頓。他老着面皮低着頭，一聲不響，我真恨不得打他一頓；但是我又矮，又小，要是打架起來，怎打得過呢？所以只好氣在肚裏。現在我老了，有八百塊錢的債，等到債還清了，我也早早進棺材了。我總爲了

我的小狗；我多爬一年，就能多還清五十塊錢債，可惜利息太重，永遠難清。』

『那末老媽媽，你想一直到八十歲代丈夫還嫖賭賬嗎？你預備一直做到死，是不是？』

『對了，先生；有什麼辦法呢？我想八百塊錢作十六年還，只要我不死。如果半路里死了，只好留債給我的小狗；苦了他，也沒法子。公公傳七百塊債給我，我也傳些債給兒子媳婦，也是沒有話說的。唉！現在我好走了，天一直黑下來了。』

『好吧，再會，老媽媽，我祝你活到八十八歲，那末你還清了債，一定可以享福幾年的。』我勉勉強強做個笑臉，給伊開了門。

『啊！先生，真謝謝你的金口啊！大前天，我去老北門拆字攤上卜了一個卦，說我活到六十歲還有幾年正

運要交，後來我問他是否等還完債還
可以活着呢，他決定說我還完了債可
以活三年。我說如果真的，我就生生
死死不忘记他。你想，先生，我想去
住在我自己雙手爬來的房子里，活上
三年，而且天天望着我自己生出來的
兒子！啊！三年，先生！」老媽媽伸
出三個乾裂般的細指頭，這指頭好似
抵着我的心，使我有說不出的不自然
。伊走了，暗澹的天空下狂風在捲着
這暗澹瘦小的老女人慢慢遠去。我沒
心看書，也集不起思考寫文章，就胡
亂地把剛才的話記了下來。

悠光君：

代

郵

登著「無辜的犧牲者」稿費
單已寄上多日，望速蓋章前
來領取稿費。

婦女共鳴社

風 雲 緊 (詩)

長 庚

風雲緊，風雲緊，
政府要抵抗日本兵，
老百姓聽見多興奮。

啊啊啊啊！

四萬萬人個個齊心！

風雲緊，風雲緊。
政府要抵抗日本兵，
老百姓聽見開大門歡迎。

我家有稀飯你請嘗，
你有淡酒你請嘗，
他家有菜根你吸吸。

啊啊啊啊！

四萬萬人個個一條心！

風雲緊，風雲緊，
政府要抵抗日本兵，
老百姓情願做後盾。

前進！前進！
前進！爲正義；
前進！爲公理；
前進！爲和平；
前進！爲弱小民族生存！
還我河山來：華北東三省！
還我主權來：取消非法城下盟！
前進！碧血怒潮洗淨恥辱！
前進！碧血怒潮叫醒中華民族自由魂！
啊啊啊啊！
四萬萬人甘心拼死到最後一個人！

他們有大炮、機關、坦克車、戰鬥機，
我們有鐵腳、有鋼拳肉搏前去，
他們有烟幕彈、硫磺彈、毒瓦斯，
我們有胃烟的心臟和沸騰的熱血。
啊啊啊啊！
四萬萬人個個願意拚命！

前進！前進！
前進！爲正義；
前進！爲公理；
前進！爲和平；
前進！爲弱小民族生存！
還我河山來：華北東三省！
還我主權來：取消非法城下盟！
前進！碧血怒潮洗淨恥辱！
前進！碧血怒潮叫醒中華民族自由魂！
啊啊啊啊！
四萬萬人甘心拼死到最後一個人！

却後（續完）

張宛青

大增子只裝不聽見，便唱起來。

大妞兒也湊過頭來看着。那歌詞是：

『天地內有了新滿洲，

新滿洲便是新天地，

頂天立地，

無苦無憂，

造成我國家，

只有親愛，

並無怨愁。

人民三千萬，

人民三千萬，

縱加十倍，

也得自由，

重仁義，

尚禮讓，

使我身修，

家已齊，

國已治，

此外何求！

近之則與世界同化，

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大增子一邊唱着，一邊飯也吃完了。

大妞兒細細看那歌詞，也是有的

認得，有的不認得。只是有兩句，大

妞兒認得清楚，就是：『無苦無憂』

和『也得自由』的那八個字。大妞兒

細細的想這八個字，覺得是太不對了

，如果無苦無憂，為什麼自己家和街

坊們鄰舍們的緊在一塊，老是嚷着苦

呵苦呵的；老是憂憂戚戚的嚷着沒好

日子過？如果什麼事也得自由，爲什

麼舅舅剛才說別人只說了一句『我們

是中國人』就被打個半死？想到這裏

，就和大增子說：

『大增子別念這了，這是日本小
鬼騙人的！』

『誰說？』大增子睜大了眼問。

『你別和他說了，他的嘴留不住

話！』舅舅趕快的打岔說。『姐姐沒

說什麼，你吃完了飯，還不擦擦臉再

去上學？』

大妞兒被舅舅駁得怪不好意思，

也笑着說：

『你擦過臉再去吧……我給你打

水！』

『我不擦，先生等着上課呢！去

晚了，日本老師要打手心的。說着，

拿起書包和書，便瘋狗似的跑走了。

『大增子，你這孩子，擦過臉再

走呵！』舅舅在後面追着。『混賬東

西！』舅舅只好自己回來。

『你從前念的那些書也忘了吧？』

『可不！大增子那書是日本字！』

「所以我簡直的不認得了！」

「怪不得你舅舅說孩子們的書也改了，敢說是真的。我事情忙，又認不得字，就你舅舅也不管他，所以大增子念的些什麼，我們一點不知道！好歹着念吧，走哪兒吃哪兒飯，「一朝天子一朝臣」，連大官們都不管，咱們敢說什麼！」舅舅也嘆了口氣。

「你在家裏都和媽做些什麼？學會了綉花麼？」

「不會！一天到晚的揀柴拾糞的，那有功夫學花？」

「可不是麼，也是這年成趕的呢！你乏了，就躺在小增子身邊睡會吧，我去洗了尿布就來。」

「我洗吧，舅舅！」大妞兒覺着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別啦，別啦，大遠的路，怪乏的，你睡會吧，我洗了就來。」

舅舅出去後，房子裏就剩大妞兒

一個人呆着。大妞兒向四下裏望望，覺得舅母家比自己家好得多了。舅母的炕上還有一床花被，比自己那條破棉被也好看！舅母的桌子也整齊，不像自己的那張桌子只有三條腿。舅母的牆上還掛着一張撕破了的美女畫呢，自己家裏這兩年來就什麼都沒有掛過。

大妞兒正在望着，院子裏又有人聲和脚步聲了。大妞兒站起來一看，原來是舅舅和一位胖子。大妞兒便躲到坑邊去了。

舅舅一進門，就讓那位胖子坐在上首，自己笑臉陪着，舅舅也提了一壺水壺跟進來。

舅舅替胖子和舅舅倒了兩杯茶，自己和大妞兒都喝開水。舅舅指着大妞兒說：

「就爲這孩子呢。大遠的路，爹死了，娘守寡，家裏完糧納稅的等着

用錢，要說多還不怎麼，就是三塊錢，這三塊錢，咳，不瞞馬大哥說，我可真不知跑了多少輪路了！今兒要不是遇見您，我這急可大了！」

「說什麼客氣話，自己哥們！這算什麼呢！要說，也真是年歲趕的。要是在前幾年——九一八以前，哈，兩塊錢！兩塊錢，老兄弟，這你是知道的，咱拍拍胸脯，二百塊錢現成！現在可有什麼說的，咱們有碗飯吃，已經是不容易了！老弟，你知道，往關裏頭跑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地自然一年比一年荒了，地裏出產的東西，叫西洋老哥們搶駕來一個限制出口，東西，要說是應該便宜點，可是日本小鬼在秋收的時候，用最低的價錢買了去，等到明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再用大價錢賣給咱們。這樣，咱們能不窮麼？老百姓把冬糧吃完了能不買麼？老百姓在秋收的時候等着完

稅換季的能不羅出去麼？這麼一換騰，咱們可就大窮而特窮了！咱們真能都跑到關裏頭去麼？不行啊，老兄弟：我關裏關外的跑了二十多年啦，我還不知道麼。」要帶着銀錢逃難，日本小鬼不許，要不帶着錢逃難，腳下，真走不開！就說火車，讓咱們白坐，咱們到了關裏，還不照樣挨餓麼！咱們那裏的苦老百姓，還不和咱們一樣——靠着老天吃飯，就說他們心好，捨給咱們一碗半碗的，也不是長事呀！老兄弟，你知道現在我們這兒有多少稅吧？咳！說出來你就得吐舌頭！您聽着：國稅、治安維持費、警備捐、民團捐、山林遊擊費、教育費……啊呀，五花八門的有多少？窮老百姓能負得起麼？不要說你那位令親孤兒寡母的不能過，就說我吧，從前不也有幾頃地麼？這會好，賤賣的賤賣，窮押的窮押，有飯吃？他媽的！指

長篇
創作

奮鬥的母親（七）

牛春

「大姊似乎像仙人一樣，伊的話居然有些靈驗呢，」在第八天的中飯時候，三妹在廚房中，抱了厭厭伏在水缸板上一邊吃飯，一邊這樣想着。因為今天早上，二哥哥突然的動身走了！燕爾新婚，八天就走了，這是何等可驚的事！

「媽媽，我走了，你保重一些，要錢用時，就叫哥哥寫信來，」他臨時動身，只說了那末簡單的幾句。真是晴天響雷，誰也不會提防到的，難怪三婆婆淚如雨下，一言不發地去躺在床上。姑奶奶一邊自己驚疑，一邊勉強解慰着媽媽說，伊兄弟的早走，想必是爲了外面生意繁忙，想必是爲了銀錢出入不能常久離開，想必是他在都市上住慣了，看不慣鄉下的簡單生活，最後，伊當然也責備兄弟的不預先和媽媽姊妹商量做事。小玉和三星官，鬧起來，更使得姑奶奶煩腦，伊快步走到廂房中，給他們各人一頓痛打。三星是從來不會受過委曲的，這來他就狂哭不休，似乎願意把他的小心臟一口氣哭破的樣子。媽媽駭得魂飛魄散，躲到門背後去，看見姑奶奶走回後廂房去，才偷偷地抱了三星官去看碧桃花。

小叔叔非常納悶，想到三天以前，大哥哥臨走時，二哥哥還對大哥說，他預備住滿半月才出門的。「如果媽媽一定不高興，我也許住滿月再走，」二哥

天說，從九一八以後我有一天舒服日子過是王八蛋！這是誰賞的？還不都是滿嘴仁義道德肚子裏頭男盜女娼的日本人幹的！他媽的，咱們老百姓合作起來，把這羣狗男女給釐出去，咱們才有好日子過呢！不然，咱們只有一天比一天窮，一天比一天累，比人家外國人的豬狗還不如！」

「真是比人家外國人的豬狗還不如！現在別說他們家不能過，『舅舅』指了指大妞兒，『我們家不能過，你們家也不能過，他媽的，除了賣國賊誰家能過？！』」

「對！就是他們能過！」大胖子說着，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茶碗被震得嘩嘩的響。「什麼時候我們東北能收回來，我，他媽的不拿把刀子把這羣狗王八蛋一刀一個的給宰了才怪呢！」說着，又是一拳擊在桌上。

哥而且這樣說過的。無論如何，這喜事是出了大岔子了。小叔叔只吃了半碗飯，就放下。

大姊在喂福官的飯，伊的心中，似乎是很平靜的，又似乎是波浪萬丈的。伊自己不大明白，這是喜懽，還是悲哀。伊只覺得自己料事如神。伊只覺得這個新娘子不像有福，配嫁一個闊丈夫的；因此伊的丈夫突然地離開伊，是非常應該的；因此伊認為自己的檢查，沒有錯誤；因此伊所以連夜摸到板壁外去竊聽，新娘子的話很多，而新郎的話很少，是有原因的；因此伊相信，總是大半是新郎看出了新娘子的破綻了；因此伊相信，新娘子不能做一個這家中的頂幸福的媳婦了；因此伊相信，在這家中，頂重要、頂出色的，還是脫不了伊自己。

「唉！吃吧……」伊輕輕嘆了一口氣，把幾個月來的煩悶，一齊吐出，心上似乎很輕鬆了。

新娘子駭住了：昨天這個時候，還在伴了丈夫吃中飯的；他那紅潤的面色，他那清秀的眼睛，他那瀟灑的風采，他那烏黑的髮辮；他穿一件紫菁平緞珠皮袍子，腰間繫一條練湖軟綢腰帶；直是一表非凡的人物。但是今天，今天已千萬里的去了！不說一句話，不放眼一看的出房門走了。「啊啊！我千萬不該！啊啊！我千萬後悔！我頭也昏了，眼也花了！啊啊！可咒詛的一句問語呀！我為什麼要問他呢！啊啊！過錯完全在我！啊啊！我將如何做人呀！」新娘子獨自站在窗口出神，千萬眼淚，要湧上眼眶，但是千鈞憂懼，反把眼淚掩住了。伊只覺得口乾，又似乎是心上有火燒，又似乎頭顱想破裂，末後，伊全身

小增子哇的一聲驚醒了。

「嚇着了麼？」大胖子急了臉都紅了。「我就是這個野脾氣——到老都不能改！」

「沒有，沒有；小孩子也該醒了。」舅母趕快把小增子抱起來哄着。

大妞兒昏頭昏腦的不知道舅舅和那人說的是些什麼，祇聽了些「窮」和「受日本人氣」的字眼。

「舅舅，媽叫我早點回去呢！」

「是啊，我也該到鎮上看看去了，不瞞老哥您說，我借給您那兩塊，我還得再到別處想法子補上呢！」大胖子說着，肉臉上擠起了一絲笑紋，哈哈地笑着就往外走。

「真得謝謝你啦，馬大叔！」舅舅和舅母都一齊的說。

「不算事，不算事！」

舅舅把馬大叔送走，走進門來擦着額上的汗。

抖擻了起來，雙腳無力了，伊終於哭了出來。

伊現在能夠清楚地想到了。「喂！你爲什麼回來得那麼晚呢？難道外面有女人拖住你嗎？」是的，就只一句，沒有別的了；千准萬確，沒有別的了。伊又想到丈夫的回答，也是很簡單。他說：「哼！你問嗎？你管不了我！你不配來管我！」這就完了，此後雖則自己加了一夜的說明哀求，全歸無效。他一言不發，反身向里床睡得像啞巴一樣。

三妹妹也只吃了一碗飯，因爲近來，伊似乎覺得很不舒服，上一月回到娘家去住了幾天，就時時叫黃媽媽去買酸梅子乾吃。二嫂嫂就笑說：「姑姑，怕是你又要恭喜了呢，」大嫂嫂就很正經地叮囑說，「如果是有喜了，就得趕快給厭厭斷奶。」回黃狗村後，又不敢對婆婆說。後來因爲接連嘔吐了好幾回，才和婆婆商量斷奶的事。婆婆並不加可否，只說：「嗚，我看你生一個兒子了呢。」因此延宕下來，不敢斷奶，你想多麼難爲情呀！厭厭也瘦得多了，就爲了奶水少了，婆婆又不叫給伊吃飯，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勉強多吃一點，叫奶水多起來，但是飯拿上手，就不想吃了。

三媳婦放下了女兒，到外面去收碗，看看婆婆並不吃飯；姑奶奶坐在床沿上陪婆婆一同流泪；奶媽在廂房中整理尿布，因爲今天下午要回去了；小叔叔早已不在廂房中了，只有大姊在吃飯，伊在靜靜地吃，福官在他媽的身邊，啃一大塊雞翅肩吃。

「你拿去吧，我也不想吃了。」真的，大姊也只吃了一碗飯，伊有些興奮得吃不下。伊預料家中將有無窮盡的新聞要被發現出來，無疑地，自己是一個

「錢算是集齊了，我送大妞兒去吧。路遠，天一黑，再碰見小鬼們，那還了得！」

「我也是這麼想呢。大妞兒快擦把臉。跟你舅舅走吧，本來我想叫你住兩天呢，又怕你媽不放心！過兩天收拾收拾，再和你媽一塊來吧。」

大妞兒應着，便去打水，水打了來，舅舅一邊擦臉，一邊唉聲嘆氣。

「三塊錢就急死人，跑了兩三天啦，要是昨天前天借到，我就給你媽送去了，還讓你大遠的路，往這裏來等麼！唉！真沒法子！」又向舅舅說：「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大增子他媽？」

舅舅躺在坑上，一聲不響地給小增子喂着奶，祇是兩眼傻傻的向着舅舅。

大妞兒把臉水倒了，看着舅舅把一件短襖加上，便辭了舅舅，和舅舅

應當努力去發現的人，至少，伊想第一步務必先去查出，新郎官突然跑脫的真正原因，雖則自己不難推想而得到一個大概，但是只是大概罷了。

姑奶奶終於走了。臨走之前，伊再三勸慰着媽媽，叮囑着二嫂和三弟媳，爲了看在二弟面上，伊也走上樓去，解勸了一番新娘子。伊終於問出了二弟，忽忽出門的主因。等伊坐在轎內，靜靜地看着初春美麗的原野的時候，伊把雙眉微縐着，輕輕吹出一口氣來。「唉！我媽媽和大哥，可以說是做了一件並不算小的差事。二弟和三弟一般硬頭頸，強性子，不容易馴服的。當那天夜間，花轎還未到來的時候，他就爽直的對我說，他之所以回來，是爲順從媽媽的意旨，因爲媽媽自少守寡，把遺孤養大成人，其中苦楚，非別人所得而知的，並且大哥那樣堅決哀求，也全看在娘身上呢。偏偏新娘子不懂事，一言傷了泰山，再細味新娘子的言辭，這女人，似乎也不比三弟媳那樣溫柔好說話，恰恰相反，隱隱中可以聽出伊也是個硬強的女人，有了女人所不應當有的性子的。這就更僵了。唉！將來真不知如何結局呢。唉！」

「唉！唉！」轎夫們滿頭大汗喘不過氣來。「我們的姑奶奶着實有些分量呢。」我們的姑奶奶，至少有一百廿斤。」他們默默地想，艱難地走着。媽媽搭三星官，丫頭搭小玉姑娘的轎子，早已遠得看不見了。

厭厭終於斷奶了。實際上三媳婦的奶水，早已乾了，婆婆也只好准許伊斷奶。「你要生一個兒子呢，三娘，因爲厭厭學話，開口先叫爸爸；這是老輩傳下來，不會差的。」婆婆拿了一塊生薑，叫三媳婦用刀背打爛，塗在奶頭上，給厭厭吃，厭厭吃了，滿口辣得像火燒，趕快把奶頭吐出，大聲地狂哭起來。這

一路回去。

舅舅送大妞兒到了伊家門口，門口正圍着好些個人，號哭聲、怒罵聲，從大妞兒的家裏吹出來，大妞兒和舅舅的臉都嚇白了。

舅舅分開了人，和大妞兒一塊進去。

原來大妞兒媽，正被一個官差踢打着。旁邊有個日本兵監督着。那官差還怒聲地在辱罵：

『你這臭娘們，老婊子，沒有錢就行麼？你昨天不是許下今天給麼？今天錢又上那裏去了？你媽的，……打死你！』

『怎麼啦，怎麼啦，老總們別生氣，這是我的姐姐，上年紀了，顛頭勺勺的，有話和我說吧，老總們！』舅舅陪着笑臉說。

『和你說？和你祖宗說也得給錢，這是朝廷王法！——該下錢糧能不給

一哭，真是非同小可，竟哭上半個鐘頭，直哭得倦了睡去。媽用布輕輕給伊揩去嘴角上的薑汁。伊又醒過來望着媽的奶袋，哀哀的啼哭，眼淚如泉水般的從烏黑的眼睛源源地瀉出來，直浸濕了紅花布長襖衫。這種情形，還是生下來第一次碰到。媽的心上，一陣難過，就用面布揩淨了奶頭，說：『厭厭寶貝，你就吃吧，別哭，疼媽的心呀。』但是伊不肯吃了，只望着奶奶哭泣。媽用手把伊的小毛頭拉過去攔在奶頭上，厭厭竟強掙了開來，閉緊着小口，唔唔的哀啼。這樣時時哭號，哭了三五天，也就好了。媽給伊喂飯吃，伊就伸了頸根，一口一口，學着吞咽下去。有時候媽忙了，就丟給伊半碗飯，讓伊坐在小甕上用湯匙自己胡亂地去吃。

小叔叔昨天接到三哥哥來信，說是生意已經有了着落，是錢莊上的小先生，每年花紅連薪水，總有一百元光景，婆婆陰沉的心上，至此算添了一絲陽光，伊一面忙着給他預備行裝，一邊叫寫個信通知大哥，末了附一筆說，大嫂也有喜了，而且已經有四個月了。

小叔叔又寫一封信給三哥，信上說起動身的日子，請哥哥來接他，最後也附一筆，說三嫂嫂有身孕了，快已六個月了。他寫完後，一句一句，唸給婆婆聽。

三哥哥這時候正在千里外，忙着結束監工的事務。這里一共有五位監工先生，三哥哥是其中的總監，那四位，是晴天晒着太陽，風雨天吃着風雨，站立着看工人造塔的。只有他，專門看塔的姿勢和角度，計劃油漆和色彩，以及雕刻花紋打樣等等，每天到塔上幾回，就回到塔下的樹蔭里搖椅上坐下息息。有

麼？」

「我知道，我知道；老總們，該多少？我出！」舅舅仍在陪着笑臉。

「一塊五毛八分！聽見了沒有？」

「那個打人的官差瞪着眼睛喊着。」

「是！是！是！」舅舅把錢從衣袋中掏出來，有一半是銅子，其餘的便是毛錢，連一塊整的都沒有。

舅舅一面數着，官差一面重數着。

「你不會換成整的麼？多麻煩！」

「是！因為沒有功夫，老總！」

舅舅竭力的陪着笑。

「夠了吧？」舅舅笑着問。

「誰還多拿你的麼？媽個巴子！」

「早這麼痛快，還不多挨揍呢！」

這娘們，自找！」另一個官差備笑着

說。

「叫伊吃點苦頭，下次就不敢賴

了！」

時候老東翁來了，陪着一同去看工程，七十二歲的老翁，健步如少年，也能爬上第十六層塔樓而無倦容，三哥哥喘着氣，自己覺得無限慚愧。這時老翁摸一摸雪白的美髯，高興地說：

「啊！楚襄王所謂披襟當風，在這塔，庶乎近之。方翁你看，前有茫茫大海，後有峨峨高山，左面是莽莽平原，這個塔，巍巍然建在右面，就擋住西面無限塵囂的都會，也給這勝地一個崇高的點綴。所以當聖旨晉封先老太太為節婦時，我就主張不建設節婦牌坊，而造一座紀念塔。現在先老太太雖已駕鶴歸天，去了多年，這計劃終於實現；我也算盡了為人之責。」

塔已大體就緒，只須內里重新再加上裝黃油漆好了，東翁大開筵宴，請了好多賓客來觀賞批評，本地長官曹府台，也算一個主客。當天大漢全席，龍鳳名菜，海味山珍，陳年花雕，都應有盡有。方國棟陪在末坐，恰巧和曹府台同桌。這就引起他的一段心事來了。據府中洪老媽媽說，現在太太所以對於丫頭們管得特別嚴厲，是爲了梅香的緣故。上年夏天，這曹府台來拜訪東翁時，一同去參觀花園，當時看到一大批丫頭在採荷花，後來府台就表示了想要一位新姨太太的意思。東翁即允許將梅香送他做八姨太太。不料待嫁的一天，府中竟找不到新娘。新娘已投在荷花塘死了。洪媽媽還流着淚說，伊臨死還穿上了是一件頂好看的銀紅綉花薄紗衫子去跳水的。後來府上用瑞香代替前去。好在曹府台並不知道誰是誰。現在梅香已靜靜地躺在大花園的頂僻靜的荒角上了。方國棟對着這位當前的老官僚，不禁引動了憤憤不平之感。你看他那張紅燒蹄子般的面皮，一對野豬似的小眼睛，那亂蓬蓬的滿面胡子，更可怕的，是那亮晶

兩個差官臨出門時，向日本兵去了個眼色說道：『這傢伙袋裏揪着還有不少的錢呢！』日本兵沉思着點了點頭。

人們像風捲殘雲的都一窩蜂隨着日本兵官差去了，這房子裏就剩下大妞兒母女和舅舅三人。大姐兒媽用破布把打破了的頭包上，強笑着和舅舅說：

『從吃中飯後把我從老陳家捉來打到這會了。要不是你們來的早，我這老命早沒有了。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們孤兒寡母的！』

(註一)即玉蜀黍粉。

(註二)即各種豆類製的麵粉。

(註三)東北鄉間人家，目下仍用人工磨麵，年幼者不能推磨，即代成人用磨麵粉。

(註四)即小米玉蜀黍等做成的麵包，粗糙非

常，北方農家均用此以代飯。

晶的禿頭，這樣的東西，真難怪聰敏苗條的丫頭，不高興嫁他。

方國棟叨厭那些大笑聲，猜拳聲，他悄悄地先離開了席，直向花園走去。時候已經不早，淡淡的月色，朦朧地映照着滿園花木。他在荷花池邊，夜風送了一陣陣的清香，今年的荷花，白的多，紅的少，而且沒有一枝是並蒂的。洪老媽媽硬說這是荷花在弔梅香呢，誰知道？也許是的。

『爲什麼一個女孩子，有時候也同男人一樣，要照自己的意旨做去，能反抗一切惡勢力呢？梅香，據洪老媽媽說，是個窮書生的女兒，難怪伊十二歲被一位親眷出賣時，已讀得好好的詩書了。唉！要是伊爸爸不受到文字獄，梅香是不至淪爲奴才的。試想，這小姑娘，確是秀外慧中，從前府上派伊服侍我的幾個月，也就看得出那彬彬的談吐了。所以女孩子，也儘有聰敏的，只要給伊們念一點書，伊們也能夠和男人一樣，有志氣，有作爲的。但是古來禮教，一定要把女人壓到十八層地獄下去，是什麼道理呢？』他一邊想，一邊快走近梅香的埋愁地了。他舉目一望，啊！了不得，可不是梅香孀孀婷婷地站在那邊嗎？方國棟背上一股冷氣，直透入心頭，夜風颯颯吹來，似乎梅香在痛哭呢。

這原是一顆新白楊，蓬鬆地在風中搖擺着。白楊下，梅香沉沉地睡着。站在墳前的青年，似乎聽得見死人對他說：『我要保守住清白，回到爸媽那兒去；不願意給老鬼做小老婆。』

『好的好的；你求仁得仁矣，梅香。』他又踱了過去。心中非常同情伊，因爲「照自己的意旨去做」是他的信條。他覺得這可憐的女孩子，似乎和他的脾氣，有些相像；但是他還在想不通，爲什麼禮教一定要壓迫女人到黑暗的地獄下去呢？他想、想、想，他將因梅香之死而引起對於女人應該讀書的觀念，這是多麼可紀念的事啊！

(未完)

投 稿 簡 章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奉酬通信。
-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并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 告 價 目 表

等第	地 位	每 期 每 方 吋
特等	底封面之 外封面之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 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格面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後結清。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 價 表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半年	全年	時期	零售：每册大洋一角
	六册	十二册	册數	
	六角	一元	國內及 日本	
	一元二角	二元	國外及香 港滬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
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婦女共鳴社
電話二三三八六號

總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文心印刷社
電話二二四七五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種十五百一

期限

二十五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為止上海發行所

四支店及各地分館一律舉行

種數

精選一百五十種

折扣 除下面列舉之十六種照

定價八折發售外其餘各書概照

七折計算

郵費 先照定價加收一成

目錄 承索即贈
附則 特價書以現款交易為限

七折特價書 (摘錄)

- 重編日用百科全書... 黃紹圭編 三冊定價九元
-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江一嚴主編 一百二十冊定價三十元
- 國學小叢書五組 (書名定價詳見目錄)
- 中國哲學史 (學) 馮友蘭著 不裝二冊定價四元八角
- 近代思想導論 (漢語) 馮友蘭著 定價一元三角
- 社會學原理 (叢書) 孫本文著 不裝二冊定價二元
-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 定價十八元
- 統計學大綱 (大學) 金國寶著 不裝二冊定價二元
- 英文中國年鑑 (創刊號) 桂中編主編 定價三十元
- 內政年鑑... 四冊定價十六元
- 政治學概論 (大學) 李劍農著 不裝定價一元八角
- 中國經濟年鑑... 第一回三冊定價十五元
- 財政年鑑... 二冊定價十元
- 法律大辭書 (附補) 鄒毅毅主編 三冊定價七元
- 實用法律叢書... 王雲五主編 廿三冊定價十二元
- 徐百齊主編 定價一元
- 潘樹藩著 定價一元
- 比較憲法 (大學叢書) 王世杰著 精裝定價四元六角
- 呂金線 八十冊定價五角
- 民衆基本叢書第一組... 王雲五著 紙面本定價七角
- 王雲五小辭典... 王雲五著 定價二角八分
- 求學作英漢模範字典 (增訂) 卞世榮等編 定價二元
- 文兩用英漢字典 (本) 卞世榮等編 定價五角
- 雙實用英漢字典... 郭秉文等編 定價二元五角
- 日本現代語辭典... 葛祖國編譯 定價二元五角
-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 鄭真文等編 主冊定價七元
- 生命之科學... 石花 第二冊定價四元

八折特價書 (十六種)

- 化學戰爭通論 (獨立編譯) 曾昭掄譯 定價四元
- 工學小叢書六組 (書名定價詳見目錄)
- 白話文學史 (上卷) 胡適著 定價二元二角
- 英對名家小說選第二集 伍光建譯 各二十冊定價
- 歐美名劇選 (十二) 方望遠選註 十二冊定價五元
- 中國近代史 (叢書) 陳恭綽著 不裝二冊定價三元
- 新製中國地圖... 陳錫編 定價一元七角六分
- 中學教最新世界地圖集 廉編 定價一元六角
- 萬有文庫第一集... 王雲五主編 全部二千〇十二冊 定價六百元
-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 胡適著 不裝二冊定價二元
- 徐應祖編 六百冊 定價六十元
- 小學生分年補充讀本... 徐應祖主編 二百冊定價廿五元
- 王雲五主編 定價七十元
- 徐應祖主編 定價七十元
- 小學生文庫第一集... 徐應祖主編 定價七十元
- 甲種每套定價九角
- 乙種每套定價三角五分
- 新生活掛圖... 衛生科編製 十幅定價五元
- 生理解剖圖 (附說明) 衛生科編製 十幅定價五元
-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
- (一)銅器 (二)瓷器 (三)書畫 (四)其他
- 定價(一)三元 (二)四元 (三)五元
-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十種)..... 定價七元
-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十種)定價七元
- 山東通志..... 五冊定價十三元
- 湖北通志..... 三冊定價十元
- 湖南通志..... 八冊定價二十二元
- 廣東通志..... 五冊定價十三元
- 中國分省圖..... 五冊定價十三元
- 劉李長繪製 定價一元二角